



貳、抗戰名將



一、英烈千秋 張自忠



張自忠（一八九一年—一九四〇年）歷任混成旅旅長、師長、軍長、軍團長、軍團司令、戰區兵團司令，民國二十二年，率軍對日作戰締造「喜峰口大捷」；對日抗戰開始後，民國二十七年春天，日軍進攻江蘇省徐州，張自忠奉命參加山東省臨沂保衛戰，與號稱鐵軍的日軍板垣師團激戰七晝夜，迫使該師團後撤七十里，為「台兒莊大捷」奠基；二十八年五月獲「鄂北之捷」（湖

北省簡稱「鄂」）；二十九年五月，日本發動宜昌作戰，張自忠在湖北省宜城縣襄河東岸被包圍，力戰殉國。民國二十九年，國民政府追贈他為陸軍上將，安葬於重慶，蔣委員長親提「英烈千秋」之碑。

張自忠於清光緒十六年出生在山東省臨清縣，家族是臨清縣的首富。其父張樹桂曾任江

蘇省贛榆縣縣令，積勞成疾，病逝任所。父親過世後，張自忠隨母親返鄉，入臨清高等小學堂讀書，於清宣統二年畢業，入天津法政專門學校。在校期間加入同盟會。民國肇建，因袁世凱派人捕殺同盟會會員，遂投筆從戎至臨清同鄉車震將軍轄下任職，從此踏入軍旅。

於西北軍練兵 培訓三千軍官

民國六年，車震將軍將他推薦給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馮一見張自忠，便知為幹才，立即派任為部隊軍官。民國八年入教導團，為團長鹿鍾麟器重，升為連長，九年任「水上陸戰隊」第三隊隊長，職司訓練新兵，他的練兵方式深得馮玉祥賞識，至民國十四年，張自忠均在西北軍練兵，培訓近三千名初級軍官。

同年九月，張自忠升任新編第十五混成旅旅長。民國十六年四月，武漢國民政府任命馮玉祥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委任張自忠為第二集團軍運輸副司令，旋即改任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副長官。張自忠素有訓練專才，後兼任第二集團軍軍官學校校長。民國十七年七月，國軍會師北平，張自忠升任第二十五師師長。他帶兵素來紀律嚴明、信賞分明，且在軍中夜不解衣、食不分炊，頗得軍士官兵信任。

組大刀隊襲日 喜峰口大捷

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後，西北軍奉命改編為東北軍第三軍，民國二十年六月，中央政府統一全國陸軍編制和番號，東北軍第三軍改為第二十九軍，由宋哲元任軍長，下屬的三十七、三十八師，則分別由馮治安、張自忠任師長。隨後，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平津告急。二十九軍原先駐守晉南（山西省簡稱「晉」）、後移駐冀南（河北省簡稱「冀」）。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軍隨宋哲元任察哈爾省主席後，移駐察哈爾，並守長城諸口。

二十二年初，日軍進犯長城，入侵熱河，宋哲元受命為第三軍團總指揮官，令張自忠率部於太平寨、澈河前線一帶布防。張自忠出奇招，編組千人大刀敢死隊，趁暗夜日軍交班換防之際，衝入日軍營區殺敵，殲滅步兵兩聯隊、騎兵一聯隊，史稱「喜峰口大捷」，並與同軍的馮治安、劉汝明、趙登禹部，抵禦日軍於長城，使二十九軍聲名大噪。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張自忠兼任察哈爾省主席，後調任天津特別市市長。日本當時正圖謀華北，張自忠任市長後，必須不斷與日人交涉折衝，辦事極難。日本欲招降他，張自忠多虛與委蛇，從未正面回應。日本卻製造流言，指華北五省將獨立自治，輿論多不諒解張自忠，甚至有全國大專院校學生來函告誡勿當民族罪人。然而，張自忠一心愛國，從無叛國思想，故其內心煎熬，不言可喻，甚至私底下告訴友人：「心裡苦得很！」

為國折衝受冤 蔣公為他平反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軍興，宋哲元的二十九軍奉命移駐河北省保定，宋行前手書將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北平（今北京市）綏靖公署主任、北平市市長三職，交由張自忠代理，希望藉張自忠留平之際，緩解日軍南下之勢。張自忠為使二十九軍能順利退出北平，與日軍簽定停戰協定細則，當時，國人誤以為張自忠投日，成為漢奸，群起攻之，直到二十九軍全部退出北平，日方才識破張自忠不可能合作。八月四日，日軍進入北平，欲逮捕張自忠。他遂逃出，轉往山東，然而，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以張自忠失土之責，懷疑他是漢奸，遂以保護為名，實際施加監視，妄圖邀功。

幸好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哲元、總參議秦德純保薦，十月，蔣中正委員長親自召見。張自忠向委員長報告留平經過，並告罪北方失地喪師辱國，自請懲辦。蔣委員長深知張自忠在北平之難處及苦況，並未懲處，且令他在南京稍事休息，恢復後再回部隊。至此，張自忠被誤為漢奸的疑問消解。

急行軍擊板垣 為台兒莊大捷奠基

十月末，張自忠被任命為軍政部中將部副，並代理軍長。翌年二月，升任第五十九軍軍

長，仍歸宋哲元指揮。隨即奉命南調，支援安徽省淝水的于學忠部隊，擊退日軍收回失地。民國二十七年春天，日軍進攻江蘇省徐州，張自忠奉命加入臨沂保衛戰，三月十一日下午，張自忠率該部日行一百八十里，於次日在山東省臨沂西郊集結完畢，並與號稱鐵軍的日軍板垣師團激戰七晝夜，迫使該師團後撤七十里，為之後的台兒莊之役奠定勝基。

蔣委員長對此役盛讚為抗戰以來克敵制勝之始，並對張自忠將軍有高度評價。徐州會戰後，部隊奉命西移，四月，張自忠兼任第二十七軍團軍團長，掩護大軍撤退，當時張自忠親率手槍隊，走在大軍之後斷後。



►張自忠將軍戎裝照。

有勇有謀 屢敗日軍

二十七年九月，日軍進攻武漢，張自忠以孤軍守河南省潢川，日軍遲遲無法攻下據點，連使用毒氣都未能越雷池一步。十月，張自忠

晉升為上將，任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十一月，又兼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總司令。二十八年三月，湖北省京山、鐘祥之役，張自忠率部殺敵六千餘人。五月，日軍又以三師團攻打隨、棗一帶，張自忠率兩團渡襄河截擊，使日軍狼狽退敗，殲敵四千，即史稱之「鄂北之捷」。是年十二月，張自忠下令對日軍發起「冬季攻勢」，並親自渡江督戰，至翌年二月止，右翼兵團殲敵萬餘人，也使此後一段時期前線得以平靜。然而，前線防守日軍的工作艱苦異常，曾隨「華北視察慰勞團」赴前線慰問的梁實秋，對駐守前線的張自忠有非常高的評價，他說：「前線高級將領之能刻苦自律，如張自忠將軍者，實不多見。」

力戰殉國 數百部屬追隨成仁

同年四月，日軍展開宜昌作戰，欲重點打擊第五戰區及其右翼守軍，並渡過由右翼防守的襄河，進攻湖北省宜昌。然而，國軍在軍事會議上錯估了日軍進攻的目標。五月，張自忠率第七十四師由湖北省宜城渡襄河截擊日軍，臨行前，張自忠向部隊喊話，希不畏以死事國。在防守襄河之際，張自忠也以手書給集團軍副總司令馮治安：

仰之吾弟：

因戰區全面戰事有關，與本身之責任，均須過河與敵一拚，現已定今晚往襄河東岸進發，無論做好做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後公私均請我弟負責，自現在起，以後或暫別、或永離，不得而知。

小兄 張自忠於快活鋪

張自忠為極內斂、說話慎重的人，自此信已能看出他內心並不平靜，似乎已做好隨時犧牲的準備。

十六日，日軍以倍數軍隊在宜城縣襄河東岸包圍張自忠，使部隊間無法聯繫，張自忠所率特務營不斷與日軍交戰，亦使將軍與主力部隊無法會合，於是當下決定撤退司令部非戰鬥人員，並送走蘇聯顧問，利用所餘戰鬥人員反復衝殺敵人，直到所率的特務營與七十四師傷亡殆盡，張自忠也身受重傷。部下原要突圍，將張自忠帶離戰場，但為其所拒，並說：「此為成仁日也，有死無退。」同時高呼殺敵。此時，張自忠已「身受七傷，腹為之穿」，欲拔劍自裁，為副官朱增源所奪，彌留之際，他告訴部下：「吾力戰而死，自審對國家、對民族、對長官，可告無愧，爾等當努力殺敵，毋負吾志！」言畢殉國，享年四十九歲，而後追隨張自忠殉國者有其高級參謀張敬、團長洪進由等總部官兵數百人。

政府褒揚 立碑英烈千秋

張自忠殉國後，日軍初葬其遺體於南瓜店，當日，我左翼縱隊師長黃維綱得知將軍殉國，率部衝至南瓜店搶回靈柩，運至湖北省荊門縣，以上將禮服重殮，並送往重慶。蔣委員長得知張自忠死訊，傷悼不已，於五月二十九日發布全國通電，以懇切言詞說明將軍之死，為國之損失。

同日，將軍靈柩運抵重慶，蔣委員長、馮玉祥副委員長均親自迎靈。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七日，國民政府特頒恤金十萬元，追贈張自忠為陸軍上將，並安葬於重慶北培梅山麓，蔣委員長親提「英烈千秋」之碑。

三十二年一月，國民政府明令褒揚，入祀忠烈祠，嗣後並將宜城縣改為自忠縣，以紀念為國壯烈犧牲的張自忠將軍。

（撰文／莊建華）



▶張自忠為國捐軀，葬於重慶北培梅山麓，蔣委員長親提「英烈千秋」之碑。

二、身先士卒 郝夢齡



郝夢齡（一八九二年—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初任第九軍軍長時，因晉北（山西省簡稱「晉」）戰事吃緊，郝夢齡轉往晉北「忻口」（在忻州地區以北）防守。日軍以空中戰力掩護，並搭配大砲、坦克等新型武器對忻口發起攻勢，戰況激烈，十六日凌晨，他與協同的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麒、獨立第五旅旅長鄭廷珍欲前往前線陣地視察指揮時遭伏擊，三人同時為國殉難。

郝夢齡為抗戰犧牲的第一位軍長。

郝夢齡，字錫九，清光緒二十四年出生於河北省藁城縣庄合村。家中世代務農，父親希望他讀書識字，送他到私塾就讀，後遵從父親安排至雜貨店當學徒。民國肇建，十四歲的郝夢齡到東北魏益三部當兵，魏益三是奉軍第三十軍軍長，也是郝家的遠房親戚。魏見郝夢齡

勤奮向上，既識字，又習武，認為是有用之材，遂託人介紹，將郝夢齡送進陸軍軍官小學學習，民國六年，入位於河北省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步兵科。

隨革命軍北伐 中原大戰討逆

民國八年畢業，分發至邊防軍任見習軍官，旋升任排長。歷任連、營、團附等職。十四年十一月，奉軍將領郭松齡於灤州通電反奉，郝夢齡隨魏益三參與郭松齡的反張作霖戰爭，所率各部均改稱為東北國民軍。郝夢齡隨軍北上出關，於巨流河附近作戰負傷。隨後，郝夢齡代表魏益三與馮玉祥談判，魏益三部被改編為國民軍第五軍，郝夢齡任團長。

民國十五年春天，他隨魏益三投吳佩孚，任其聯軍第三路第二旅第四團團長，後改任旅長。十六年三月，響應國民革命軍北伐，任第三十軍第二師師長，五月，參加二次北伐，圍攻河南省遂平縣等地，立下戰功，後陸續隨軍討伐皖鄂等地軍閥。十七年，率部追擊奉軍，進入河北。同年，北伐完成，第三十軍縮編為第四集團軍第十一師，郝夢齡改任該師三十二旅旅長。

民國十九年二月，郝夢齡升任第五十四師師長。同年四月發生中原大戰，郝夢齡隸屬討逆第三軍團，率部於平漢鐵路豫南地區作戰，後轉到隴海線戰場與西北軍對抗。七月，升任

第九軍副軍長，仍兼第五十四師師長，隨軍攻占河南省鄭州。十月中央軍占領鄭州後，兼任該區警備司令。

北伐成功 戮力剿共六年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蔣中正總司令任命王金鈺為湘鄂贛邊區清鄉剿匪督辦，郝夢齡為第五區清鄉剿匪司令，於江西修水、武寧等地剿共，二十年一月攻破共軍孔荷龍根據地。四月參加江西第二次圍剿之役。六月，第五路軍總指揮兼第九軍軍長王金鈺因江西作戰指揮失利而請辭，由郝夢齡接任第九軍軍長，繼續參加江西剿共作戰。

二十一年夏至二十三年，郝夢齡均在豫鄂皖邊區剿共（河南省簡稱「豫」、湖北省簡稱「鄂」、安徽省簡稱「皖」），二十四年四月國民政府晉任他為陸軍中將，五月兼任貴州第六清剿司令，後兼任駐黔第一綏靖區副指揮官（貴州省簡稱「黔」）。二十五年二月兼任追剿第六縱隊司令官，追剿共軍賀龍、蕭克部。十一月獲國民革命軍誓師十週年紀念勳章。

郝夢麟平時正以持身，治軍嚴明，並勤於讀書。他不許官兵納妾狎妓，不准吸菸賭博。在軍中不用親屬，且賞罰分明，宿營時亦下令不可騷擾百姓。駐貴州兩年，期間奉命監督修繕川黔、滇黔公路及貴陽、遵義機場等基礎設施。並提倡體育運動、興辦慈善事業，深為地

方人士所感戴。

抗戰軍興 請纓北調抗日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郝夢齡被調往江西省廬山陸軍大學將官訓練班學習，六月免兼第五十四師師長。七月抗戰軍興，郝夢齡立即返回部隊，並請纓北調，未獲層峰同意。然而，日軍在華北開啟釁端，並以平津為中心，沿平漢、津浦、平綏等主要交通線多向出擊，第一線沿平漢線南下攻擊河北省保定、石家莊等地，第二線沿津浦線南向進攻河北省滄州，其餘部隊則沿平綏線前進，進攻察哈爾、綏遠及山西北部等地。

日軍沿交通路線長驅直入，形勢嚴峻，因郝夢齡再次請纓，蔣委員長親自召見並同意他率領第九軍馳援華北作戰。八月，第五十四師經貴州省貴陽、芷江開赴漢口附近，集結待命，再開赴晉北（山西省簡稱「晉」）馳援。

九月中，在武漢待命的郝夢齡趁休假期間返回武漢寓所，與妻兒話別，並留下遺囑，說明此次前往抗日前線，將抱著犧牲決心，不能成功即成仁，誓言將日軍趕離中國。因不忍全家哭啼，他短暫停留後便離開寓所，隨即率部開赴河北省石家莊布防，並編入司令長官衛立煌的第十四集團軍作戰序列。

十月初晉北戰事吃緊，郝夢齡遂轉往晉北忻口。日軍板垣師團則在山西省崞縣、原平一路進攻，國軍開始於忻口一帶布防，準備接戰。郝夢齡白天親自視察陣地、指導修築工事，並勉勵官兵士氣，向在場的官兵說道：「此次戰爭是民族存亡的戰爭，只有犧牲；如再退卻，到黃河邊上，兵既無存，哪有官長？此謂我死國活、國活我死。」

忻口血戰 遭伏殉國

十月十二日起，日軍以空中戰力掩護，並搭配大砲、坦克等新型武器對忻口發起攻勢，當天忻口南懷化陣地被日軍占領，雙方便在忻口西北、南懷化東北高地上展開激烈爭奪戰。日軍以優勢武力對忻口守軍狂轟濫炸，造成國軍平均每天死傷千餘人，甚至達數千人。戰況雖激烈，郝夢齡仍親自前往前線督戰，在一次奪回被日軍占領的高地後，鼓舞官兵：「一天不死，抗戰任務一天不能算完成，現在我都不怕死，你們能怕死嗎？」官兵異口同聲的回答「不怕」。

憑著高昂的士氣，守軍雖已在戰鬥的行列中耗損殆盡，但仍堅守陣地，使日軍發起猛攻數十次仍無法得逞。十五日，第十四集團軍司令長官衛立煌至陣地視察，並增加七個旅的兵力交給郝夢齡指揮，期望能由正面對敵人襲擊，並以左右翼策進，達到夾擊之效。十六日凌晨

晨，按照原訂計畫向南懷化高地發起總攻擊，郝夢齡親自前往前線督戰，身先士卒，揮軍前進，連克幾座山頭。天微明，恐新陣地受到空襲、大砲及坦克的火力威脅而不能鞏固，擬乘勝追擊，協同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麒、獨立第五旅旅長鄭廷珍，欲前往前線陣地視察指揮，雖經官兵勸阻，仍然前往。

就在郝夢齡等人欲穿越敵人封鎖線前往主攻陣地時，於僅距離敵人二百餘公尺處，與劉家麒、鄭廷珍等遭到日軍伏擊，身中數彈倒臥，身旁衛兵將三人拖回，但無力回天，三人同時戰死沙場。

與妻訣別書 表明誓死報國

郝夢齡壯烈犧牲後，守軍仍堅守陣地十餘日，後迫於形勢，於十一月二日奉命撤離，退守太原。忻口之役有效消耗日軍戰力及物資裝備，並拖延日軍進入山西省太原，使得第二戰區主力得以轉進晉南、中條山等地區繼續與日軍周旋，對日後華北抗戰影響甚鉅。

郝夢齡殉難時，年僅四十五歲，為全面抗戰後第一位殉國的軍長，其堅決抗日的精神，令人敬佩。然而鐵漢柔情，在忻口與日軍對峙的情形下，他仍抽空寫信與妻訣別，表明誓死報國的決心，郝夢齡陣亡後的第三日，這封訣別信被媒體刊載：

余自武漢出發時，留有遺囑與諸子女等，此次抗戰乃民族國家生存之最後關頭，抱定犧牲決心，不能成功即成仁。為爭取最後勝利，使中華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犧牲，我既犧牲後，只要國家存在，諸子女教育當然不成問題……，為軍人者，對國際戰亡，死可謂得其所矣！

該信情真意切，愛國之心躍然紙上，大大振奮了全國軍民抵禦外侮之氣勢。十月二十四日，郝夢齡的靈柩由太原運回漢口，前往車站迎靈的各界代表達四千餘人。十一月十五日，武漢各界舉辦追悼大會，全市下半旗致哀，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代表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主祭，並宣讀祭文，後靈柩葬於湖北省武昌洪山。十二月六日，國民政府明令褒揚，追贈為陸軍上將。三十一年十二月入祀忠烈祠。

（撰文／莊建華）

三、血戰殉國 王銘章



王銘章（一八九三年—一九三八年），川軍將領，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任一二師師長時，率軍出川，參加對日抗戰。二十七年，王銘章代理第四十一軍軍長，於徐州會戰中，誓死保衛山東省滕縣而壯烈殉國，為「台兒莊大捷」奠定基礎，後被國民政府追贈為陸軍上將，是我國在抗戰中犧牲的高級將領之一。

王銘章，字之鐘，清光緒十九年出生於四川省新都縣，其家族先前由江西九江遷往四川新都發展，成為當地望族。王銘章父母早逝，幼年兄妹三人相依為命，後在叔祖父資助下，就讀新都縣高等小學，清宣統元年畢業後，考入四川陸軍小學堂第五期就讀。辛亥年間，四川發生保路運動，王銘章與部分同學參加民軍作戰。

討袁抗滇十二年 因功升任師長

民國元年，因不滿四川當局改組陸軍小學堂為四川軍官學校，王銘章憤而與四、五期同學離開小學堂，奔赴南京，請江蘇都督程德全代為電呈陸軍部，請准予進入位於河北省的保定軍官學校，但尚未獲同意，便爆發二次革命。王銘章與同學參加上海討袁總司令陳其美指揮的進攻江南製造局戰鬥，但行動失敗。王銘章遂返川，並考入四川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

民國三年畢業後，分發至川軍第二師劉存厚部隊任排長。五年，袁世凱稱帝，川軍第二師響應護國，參加討袁戰爭，該部與北洋軍交戰於川南地區。王銘章作戰勇敢，敵軍頗為畏懼，因功升任連長。民國六年，參加抗滇作戰（雲南省簡稱「滇」），率部隊攻打四川省成都，與羅佩金部在成都巷戰，長途追擊滇軍，曾身受重傷，後又隨部隊轉戰川境各地，因功升任營長。

民國九年，王銘章再參加抗滇作戰，將滇軍逐出四川，後升任川軍第七師十三旅二十五團團長。十三年任川軍第三師二五旅旅長，翌年改駐防四川省德陽，升任師長，隸屬於川西北屯殖軍田頌堯部。十五年，川軍易幟，奉國民政府命令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王銘章任第四師師長。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王銘章奉命入峨嵋軍官訓練團受訓。時值國民政府改編全國軍隊，劉湘奉命整編川軍，並釐定陸軍番號，二十九軍改編為第四十一軍，王銘章為一二三師師長，並授陸軍少將銜。二十五年一月，王銘章指揮全師進入甘肅省追剿共軍，並收復隴南（甘肅省簡稱「隴」）武都、文縣、徽縣等。國民政府考量其功績，授予陸軍中將銜，獲頒四等雲麾勳章。

響應全面抗戰 率軍出川殺敵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川軍進行第二次整軍會議，然而，尚未開會便傳來盧溝橋事變的消息，四十一軍便電呈蔣委員長，請纓出川上陣殺敵。王銘章因部隊即將出川，趁空檔返回新都老家預立遺囑。處理完身後事，他囑咐夫人，若一日戰死沙場，務必將其積蓄及撫恤金在內，扣除家用後全數捐出，在新都開辦學校，為家鄉培育人材，隨後又囑咐子女應好好學習，以報效國家。

八月，川軍整編完畢，九月由德陽誓師北上，即由四川徒步出發，擬至西安待命，等到換發武器完成戰備後，再進入戰區。但部隊至潼關時，日軍已抵達晉北忻縣（山西省簡稱「晉」），王銘章遂奉命支援晉北。一二三師初至山西省太原時，又因日軍猛攻娘子關，閻

錫山命一二二師轉至娘子關支援，王銘章在友軍未支援的情況下，率部堅守柏井驛、平定、上下龍泉等地，並掩護正面友軍。十一月，奉命增援太原，直到抵達太原近郊才知太原已陷落，閻錫山已轉進晉西，王銘章遂轉向晉南尋找友軍。

二十六年十二月，因山東第三集團軍韓復榘部放棄濟南，未阻止日軍南下，反而向魯西（山東省簡稱「魯」）撤退，日軍長驅南下，威脅江蘇省徐州。王銘章奉軍事委員會命令，率部由晉南至徐州駐防。此時，蔣委員長親至河南省開封前線，召集華北各戰區師長以上召開戰略會議。蔣委員長也召見王銘章，嘉勉其部隊單衣赤足卻不畏寒霜，奉命進入晉區支援，王銘章深受振奮，並誓死抗日。

死守滕縣三日 掩護主力轉進

二十七年一月，集團軍奉命推進徐州，以北津鐵路及魯南之臨城、滕縣設防，隨後在滕縣官民合作下，驅逐當地的日軍游擊隊及騎兵。王銘章因功奉命代理第四十一軍軍長，指揮一二二師及一二四師。同年三月，日軍第二軍司令官西尾壽造指揮數十個師團，兵分兩路進犯山東省滕縣與臨沂。然而，徐州方面防務尚未整備，需要時間轉運兵力，因此，蔣委員長令王銘章務必率部死守滕縣三日，以待增援，才能使徐州不致陷於敵方，進而影響後方安全。

三月十三日，日將磯谷廉介指揮的第十師團及一一六師團向滕縣進攻，日軍挾重砲、飛機空襲而來，於滕縣以北之界河、香城、龍山、石牆等地與王銘章所率各部血戰。十五日，界河陣地被日軍所占，並四面包圍滕縣，接著，日軍主力在砲火掩護下越過滕縣，向防務空虛的集團軍指揮部所在地山東省臨城前進。十五、十六日，抵達南沙河增援的湯恩伯部沒有料到日軍主力繞過滕縣，直攻臨沂，只能由南沙河陣地撤退，戰區司令李宗仁將軍聞訊後，沒有下令滕縣撤守，原因是王銘章部如能拖住日軍，便能確保湯恩伯主力部隊順利馳援和轉進。然而，滕縣早已被日軍團團包圍，形同孤城，王銘章無法等到援軍，僅能死守。

大刀手榴彈巷戰 日軍死傷無數

王銘章部離川後原需於山西地區的西安整束裝備，但因戰局影響而轉進各地，尚無機會整備。在武器裝備上，一二二師僅有少數迫擊砲、輕重機槍及窳劣的武器，若與日軍在陣地衝殺，將無法爭取死守時間，且會造成日軍突破陣地，而無法守城。因此，王銘章將所剩一二三師、一二四師官兵，集中於滕縣城郊後，向官兵誓師，務必「不畏戰、不畏死，人在城在，城破人亡」。王銘章親自指揮各部，揮軍血戰。日軍則續以武力優勢迫近滕縣。

十六日，堅守三日的滕縣城門多處遭到日軍以空襲方式炸出缺口，當日軍衝入時，王銘

章等率軍以大刀及手榴彈反攻。另一方面，城內壯丁負責填補城牆缺口，如此衝殺數十回，造成日軍官兵死傷無數。十七日，因日軍飛機持續空襲，造成城牆缺口擴大，無法填補，日軍衝入城內後，守軍與之巷戰。王銘章見大勢已去，命令所屬各部由西門及北門突圍撤退。

王銘章血戰成仁 官兵手榴彈互戕殉國

雖然下達撤退突圍命令，王銘章卻留在城中繼續指揮，掩護部隊撤退，直至被日軍團團包圍，王銘章才冒險突圍，但遭到日軍掃射，王銘章身受多處槍傷，殉國前仍高喊：「中華民國萬歲！」並與少將參謀長趙象賢、鄒紹孟等人一同戰死於滕縣城內，至此，滕縣為日軍所破。城破後，除了有機會突圍的官兵外，留守官兵均戰至最後，以手榴彈互戕，無人投降，川軍之滕縣保衛戰，甚為悲壯。

無滕縣之固守 焉有台兒莊大捷

王銘章以窳劣武器堅守滕縣三日以上，大大消耗日軍的兵力與物資。疲憊的日軍磯谷師團於占據滕縣後，已無法繼續南下進攻徐州，此役替湯恩伯集團軍爭取到經隴海鐵路轉運至

江蘇省徐州運河及山東省台兒莊一線上部署的時間，奠定日後台兒莊大捷的勝基。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事後感慨道出：「若無滕縣之固守，焉有台兒莊大捷！」

事後，國民政府頒布褒揚令，以王銘章奉命固守滕縣三晝夜，使徐州陣線得以鞏固，特追贈為上將，明令公葬，並入祀忠烈祠。四川各界甚至於新都建專祠奉祀，以紀念王銘章誓死為國之精神。

（撰文／莊建華）

四、常勝將軍 薛岳



薛岳（一八九六年—一九九八年），民國二十七年任第一戰區第一兵團總司令，於五月蘭封會戰中，重創日軍土肥原賢二的第十四師團於河南省開封東北地區。同年夏天，先後於江西之萬家嶺等處擊潰日軍第一〇一及一〇六兩師團，史稱「萬家嶺大捷」。民國二十八年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南省主席，三年中，日軍三次對長沙發動攻勢，均被薛岳擊退，獲得三次「長沙大

捷」，戰功彪炳，聲震寰宇。

薛岳原名仰岳，廣東樂昌人，清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生。薛家世代耕讀，薛父有感於中國當時遭受列強侵害，為自強雪恥，將他起名仰岳，即仰慕岳飛之意。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薛岳進入黃埔陸軍小學校就讀，三年後畢業，深受廣東新軍一再起義的影響，祕

密加入同盟會，隨同盟會早期會員朱執信從事革命。民國三年，朱執信、鄧鏗奉國父孫中山之命在廣東執行討袁的二次革命行動，薛岳參與，並由朱執信介紹進入中華革命黨。

國父指揮北伐 薛岳扈衛元帥

二次革命後，薛岳回到軍校繼續就學，民國四年進入位於湖北省武昌的陸軍第二預備學校深造，兩年後入位於河北省的保定軍校，與張發奎、李漢魂為同期同學。民國九年南下追隨鄧鏗，任援閩粵總司令部上尉參謀，並隨軍回師廣東，討伐桂系岑春煊。十年五月，孫中山總理於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由鄧鏗奉命組成大總統警衛團，薛岳任該團第一營營長。同年十二月，孫中山總統於廣西省桂林設置大本營，親任陸海軍大元帥指揮北伐，薛岳隨軍扈衛元帥。

民國十一年三月，就在準備北伐之際，鄧鏗遇刺身亡，六月十六日，長期與國父在北伐方面意見不合的陳炯明，突率三個師的兵力圍攻廣州觀音山總統府，薛岳率領警衛營八百多人死守總統府，堅持三晝夜後，護送孫中山總統與宋慶齡安全突圍，登上海軍艦艇。薛岳也在陳炯明發動攻擊前突圍逃離，經北江、韶關抵江西省三南地區，與正在北伐的許崇智部會合。

北伐肅清孫傳芳 剿共追擊兩萬里

其後，薛岳隨粵軍參與東征，民國十四年，國民政府成立後，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四師少將副師長兼團長，追隨國民革命軍蔣中正總司令北伐。薛岳率部克復江西省南昌，隨軍往東，漸次收復南京、上海等地，此期間升任中將師長。民國二十年，薛岳調任廣西省柳州中央軍校第一分校校長。

此時，共軍蠢蠢欲動，為免後患，國民政府展開剿共軍事行動。二十二年五月，薛岳奉軍事委員會蔣中正委員長電召赴南昌，旋即被任命為第五軍軍長，並參加第五次江西剿共行動，協助克復江西的共軍占領區，並追擊共軍入貴州省，抵達貴州省貴陽，繼續圍攻共軍。

蔣委員長曾盛讚薛岳在剿共期間，縱橫掃蕩，轉戰十餘省，追剿共軍二萬餘華里，為當時國民革命軍行軍之冠，亦使薛岳獲得「薛老虎」美名，予人能征善戰的印象。此期間，薛岳任第五縱隊指揮官、第二路前敵總指揮、駐黔綏靖公署主任等職。民國二十五年六月爆發兩廣事變，桂軍布防貴州省獨山、都勻，薛岳回師貴州省貴陽坐鎮，並任滇黔綏靖公署副主任兼貴州省主席。

抗戰軍興請纓 萬家嶺重創日軍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軍興，薛岳改任第三預備軍副司令，鎮守貴陽，仍兼貴州省主席。九月，薛岳自請調派前線，後奉調趕往上海，投入淞滬會戰，十月任第三戰區左翼軍總司令兼前敵總司令，隨著上海撤守，十二月改任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

民國二十七年日軍進攻江蘇省徐州，薛岳奉調為第一戰區第一兵團總司令，協助掩護國軍作戰。五月，於河南省的蘭封會戰中，重創日軍土肥原賢二的第十四師團於河南省開封東北地區。同年夏天，陸續改派為第一戰區前敵總司令、武漢衛戍區第一兵團總司令等職，先後於江西省之萬家嶺等處擊潰日軍第一〇一及一〇六兩師團，此次戰役幾乎全殲日軍兩師團，史稱「萬家嶺大捷」。十一月，因湖南省發生長沙大火，居民紛紛逃難、人心惶惶。蔣中正委員長親抵長沙撫慰民眾，旋即調派薛岳代理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坐鎮長沙。

同年十二月，汪兆銘通電全國，響應日本首相近衛文麿，主張中止抗戰，對日求和。二十八年一月三日，薛岳與陳誠、龍雲通電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並力主制裁汪兆銘。同月，薛岳兼任湖南省主席，四月真除，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續兼任湖南省主席。



▶第一次長沙大捷俘虜的日軍。

三次長沙大捷 獲青天白日勳章

長沙為湖南省會，東連江西、西通川黔（四川省簡稱「川」、貴州省簡稱「黔」）、北抵武漢（位於湖北、湖南交界）、南達粵桂（廣東省簡稱「粵」、廣西省簡稱「桂」），是水陸交通要衝，同時也是捍衛西南各省的門戶，加上當時湖南為中國最大穀倉，人口眾多、兵員補充較易，該區域一百多年來名將輩出，無論戰略與政治形勢都極具價值。因此，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三十年九月、三十年十二月，日軍三次對長沙發動攻勢。

第一次長沙會戰，日本派遣軍將領西尾壽造兵分四路進犯長沙，薛岳了解敵情後，深知如正面作戰將無法戰勝日軍猛烈的攻勢，因此訂定不死守陣地挨打、澈底破壞交通線拖慢日軍行進、

▶ 國軍在第三次長沙會戰迎戰日軍。



多設伏兵、誘敵深入進行反包圍等幾個作戰原則。當日軍發動攻勢時，薛岳率部輕騎疾進，發動側擊、夾擊戰術，使日軍應接不暇，損失慘重，只能倉惶退敗，國軍則乘勝追擊，大獲全勝，擄獲不少軍用物資。

民國三十年九月，日軍又調集十二萬兵力，由第十二軍阿南惟幾為指揮官，向長沙發動第二次攻擊，為避免第一次戰敗的教訓，此次日軍集中兵力，正面猛攻長沙。薛岳仍採伏擊、反包圍的戰術，一待日軍輜重補給車隊通過，便由後方包抄突擊，截斷日軍補給後路，因此該次戰役日軍又敗。

兩個月後，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為打通粵漢鐵路的交通線，以與中南半島的日軍取得聯繫，選擇再次攻打長沙，薛岳依舊採取誘敵深入戰術，將日軍深誘入長沙近郊後，再以反包圍的

戰術進攻。次年元月，日軍從東、南、北三面對長沙發起猛攻，薛岳率部於城內應戰，同時出兵切斷日軍的後路補給，四日，由內外一起發動總攻擊，擊退日軍，該役殲滅或俘虜日軍五萬餘人，為二次大戰爆發以來，同盟國在亞洲戰場上重要的勝利。

薛岳靈活的調度與戰術應用得當，斐聲國際，不僅使國外軍事將領對國軍的印象一變，更為他贏得「常勝將軍」的美譽。民國三十一年二月，獲頒國軍最高榮譽的「青天白日勳章」，以顯其功。抗戰勝利後，美國杜魯門總統再頒發自由勳章，表揚薛岳在抗戰期間的功績。

百戰功成 解甲歸田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薛岳奉令主持江西省南潯地區受降，並指揮督導收繳日軍裝備及遣送日俘事宜，在完成工作後，薛岳解職歸鄉。翌年，共軍將領陳毅聚集於蘇北、皖北、魯南、魯西（江蘇省簡稱「蘇」、安徽省簡稱「皖」、山東省簡稱「魯」），企圖進取江蘇省徐州。五月，蔣公重新任命薛岳為徐州綏靖公署主任，籌策作戰。九月，薛岳率部傾覆陳毅經營多年的山東省臨沂根據地，使陳毅等坐困於魯中山區，恢復久被共軍占領的津浦鐵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薛岳調任國民政府參軍長，離開剿共前線，翌年行憲後，改任總

統府參軍長。

民國三十八年初，國內局勢變化迅速，蔣中正總統宣布引退，在離職前，採取若干措施，一方面委派陳誠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另指派薛岳為廣東省政府主席。薛岳在風雨飄搖時接任省主席，力主省政變革，首先將省會廣州市改制，以求事權歸一，財政統一運用，組織保安隊以維持治安。然而十月廣州即告失守，十二月，又奉命改任海南防衛總司令，建立伯陵防線，抵禦共軍。三十九年四月，薛岳接獲撤退命令，率軍來臺。

抵臺後，薛岳獲聘為總統府戰略顧問，先後歷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行政院政務委員、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五十四年九月晉升一級上將，並先後獲雲麾、寶鼎、干城、河圖、忠勤等勳獎章十餘種。晚年，薛岳寓居嘉義縣竹崎鄉，深居簡出，生活寧靜。惟對國政關懷未減，每逢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開會，仍會準時出席主持。

薛岳將軍態度謙虛、溫和有禮，沒有軍人的固執與強悍作風。即使身居高位，從未藉權勢謀取財產。平日身體素健，但因年事已高，於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三日病逝，享高壽一〇二歲。

將軍逝後，李登輝總統特頒褒揚令，以「剿共戰役，轉戰十數省，追奔二萬里，斬關奪寨，卓著勳勞」、「日軍三犯長沙，將軍指揮若定，三殲頑敵，造成長沙三次大捷，戰功彪炳，聲震寰宇」評價這位一生忠勇謀國的沙場老將。

（撰文／莊建華）

五、與中山艦共存亡 薩師俊



薩師俊（一八九六年—一九三八年），中山艦艦長。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日軍進犯武漢，薩師俊率領中山艦，在武漢會戰中參與對日海軍戰鬥，並從事長江中游的布雷及運輸工作。十月二十五日，日機九架輪番轟炸中山艦，薩師俊始終站立於瞭望臺，指揮全艦官兵集中火力對空射擊，屢退日機，致身中彈片且折斷腿骨，但他堅持不離開瞭望臺，指揮艦上官兵對抗日機。此番激戰長達九小時餘，後來艦上官兵放下逃生舢舨，準備強行將他架離送醫，但被他拒絕，終至為國捐軀，中山艦沉沒長江。

薩氏一門兩代 中國海軍世家

薩師俊，清光緒二十二年生，福建閩侯縣人。其先祖為色目族人，世居蒙古，後遷至山西。元代，其祖薩都刺官拜御史，頗有聲望，且精通詩詞、文學，深受朝廷重視。後家族分鬪，遷至福建定居，其後代遂成該地望族。

薩師俊同宗叔輩薩鎮冰為前海軍上將。薩師俊天資聰敏，少懷壯志，因有感列強以船堅炮利掠奪我國資源，尤以閩省（福建省簡稱「閩」）為中國海防前線，他更能感受海防薄弱對國家之害，因此從小立志救國。中學畢業後，他就讀位於山東省的煙臺海軍學校，其兄薩師同就讀位於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其弟薩本炘則就讀位於福建省的福州船政學堂，三人畢業後均入海軍服役，薩氏一門可謂海軍世家。

薩師俊畢業後，分發至海軍艦隊服務，歷任江貞、建安二艦艦附，隨後調任公勝、順勝、威勝、楚泰等四艦艦長。薩師俊為人治事負責求實，時常以「明生死、知榮辱、負責任、守紀律」等格言自勉，並勉勵所屬全艦官兵。

救平閩變 累功調任中山艦長

先前，我國的內河砲艦並沒有實施海上巡防的先例，薩師俊任順勝艦艦長後，為適應情勢需要，指揮順勝艦由上海遊航至福建，開啟我國內河砲艦航海之先例。

隨後，薩師俊奉命率公勝艦參加長江剿匪行動，以鞏固長江防務。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李濟深與陳銘樞等人在福州組織「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通電反抗中央政府，提出與共產黨合作的政治聯盟。薩師俊率領楚泰艦官兵參加討伐李濟深等人，救平閩變，其冒險犯難的精神，深受海軍將領等賞識。

曾有海軍層峰稱讚薩師俊：「先前英國有海軍大將納爾遜服役地中海，所向有功，歷年均受總司令之知遇，現在你也是以智能受海軍總司令重視，預料將來定能有納爾遜之特殊功勳。」薩師俊聽後，從容答之：「我只是盡量勉勵己身能完成任務，並盡力完成任務，責任所在，生死以之。怎敢拿自己與納爾遜的勳業相比呢？但是我願意效法納爾遜為國殉難的精神，報效黨國。」由此可見薩師俊的抱負與志向，以及他做事講求責任感及榮譽心。薩師俊因功累升至中校，民國二十四年二月調任中山艦艦長。

民國二十六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大舉侵華，占領北平、天津等華北地區，並進攻淞滬，造成南京陷落。首都失守後，國民政府配合軍事需要，於二十七年一月改組軍政機構，

將原有的海軍部改組為海軍總司令部，並由陳紹寬任總司令，擬定作戰目標。此時海軍作戰目標實為防守長江以保衛武漢，故將漢口以下至大通一帶長江水域劃為十二道主要水雷區，配合水雷防禦，阻止敵艦侵入。然而，二十七年三月開始，日本海軍兵分兩路由長江、淮河進攻，意圖謀奪武漢。

武漢會戰水戰 沉毀日艦十九艘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日軍進犯安徽省安慶，以十二個陸軍師團分四路進攻武漢，一路沿南潯鐵路南犯；二路沿瑞武公路西進，迂迴湖北省武昌之南；三路沿長江北岸進犯漢口；四路沿大別山北麓進犯河南省信陽，迂迴漢口之北。同時派遣四十餘艘戰艦配合其陸軍，溯江襲擊守軍，陸戰隊也配合登陸助戰；另有空軍掩護進攻，可謂挾海陸空優勢兵力重兵壓境。

國軍則在沿途設防布雷，節節抵抗。武漢會戰歷時四個月，陸上戰役大小百餘次，傷亡日軍二十餘萬人；水戰則在湖北省葛店、新洲、上果湖、田家鎮、趙家磯等地，沉毀日艦艇十九艘。同年十月二十五日，政府以粵漢鐵路已中斷，武漢不復有固守價值，且大後方戰時建設已有基礎，不宜在武漢與日軍進行最後決戰，於是採取疏散策略、轉移兵力，粉碎日軍速戰速決的戰略。

激戰九小時 中彈依然不退

薩師俊率領的中山艦，在武漢會戰中多次參與對日海軍戰鬥，並擔任長江中游的布雷及運輸工作。他率艦執行任務時，均忠勇執行，克服萬難，不失戎機，達成任務。十月二十二日，中山艦奉命移防漢口市金口，十月二十五日，防守武漢的國軍開始撤離，遠近的槍聲及砲聲此起彼落，將士的屍骨橫躺疆場，已完成轉運任務的中山艦則回防金口一帶。凌晨，日本戰機九架分批不斷輪流對中山艦空襲，薩師俊以艦長之責，始終站立於瞭望臺，指揮全艦官兵集中火力對空射擊，屢退日機。

在日機的輪番轟炸中，薩師俊身中彈片且折斷腿骨，卻不願離開瞭望臺，他裹傷再戰，並振臂高呼，指揮艦上官兵對抗日機，此番激戰長達九小時餘。就在艦上官兵與日機激烈交戰過程中，忽然艦尾中彈，舵機無法繼續前進後退，接著，艦上鍋爐及艦首相繼因中彈發生大爆炸，艦體劇烈傾斜。艦上官兵以薩師俊身受重傷，且戰艦已快沉沒，因此放下逃生舢舨，準備強行將還在奮戰指揮的薩師俊架離中山艦，送醫治療。

自許三民主義信徒 與中山艦共存亡

然而，薩師俊婉拒部屬的請求，說道：

我身為艦長，職責重大，艦長必須與艦艇共存亡，而且這艘軍艦不是其他艦艇，乃孫中山先生於民國十一年廣州蒙難時之坐艦，蔣委員長也在此艦上指揮所部勒平李之龍亂事，奠定北伐成功的基礎，為艦長而棄艦偷生者屬不義，況我為三民主義之信徒，更不能放棄此革命精神象徵的中山艦。我平日勉勵你們要對主義負責、對領袖負責、對國家負責，現在是我犧牲盡義的時候，我一定要留在軍艦上，你們不可以拿不義的事情來陷害長官。

部屬們聽聞薩師俊的肺腑之言，莫不感動，遂不再強行帶他離艦。

當日機稍遠離後，薩師俊要求部屬將傷者迅速帶離中山艦，但部屬以艦長仍在艦上，不忍離去，於是薩師俊告勉部下說：

「沒有死去的人，怎麼能見到大漢民族的忠義；沒有活著的人，怎麼能殺日寇爭取勝利，保衛國家呢？你們應當要為國家報仇，為中山艦報仇。」

聽聞此語的全艦官兵，莫不燃起矢志捨身報國，殲滅敵軍之決心。

中槍殉國 中山艦沉江

不久，日機再次臨空，當發現目標後，便圍繞中山艦襲擊低飛，當時有部屬勸薩師俊更換便衣，以免引起敵機注意，但薩師俊認為，軍服乃國家名器象徵，戰場上絕不可以隨意更替；百姓死前仍正衣冠，軍人服務國家怎能服裝不整呢？說完遂從容握槍，等待日機來襲。

然而，日機來襲不僅掃射中山艦，連同運送傷兵的舢舨也在攻擊範圍內。日機見中山艦已無力反擊，便低飛掃射，加上薩師俊軍服領章折光，目標更為明顯，日機遂集中機槍火力向薩師俊掃射，彈如雨下，薩師俊當場身中數槍殉國。當時，下士陳善恆見機槍掃射薩師俊，立即以身體趴覆薩師俊身上，希望能為他擋下子彈，無奈血肉之軀何能阻止機槍攻擊，致他中彈累累，幾無完膚，與薩師俊一同為國捐軀。隨後中山艦因不敵日機幾番轟炸，沉沒於長江。

薩師俊殉國時，年僅四十二歲，他一生忠貞為國，講究節義，當其服役於軍旅時捍衛海疆，殉國時仍不忘對國家民族的責任。隨後國民政府明令褒揚，追贈他為海軍上校，民國三十三年入祀忠烈祠。薩師俊為我國海軍對日抗戰早期殉國的高級將校之一。

（撰文／莊建華）

六、大刀將軍 趙登禹



趙登禹（一八九九年—一九三七年）擔任國民革命軍二十九軍三七師一〇九旅旅長時，籌組大刀隊，九一八事變後，民國二十二年日軍兵臨河北省喜峰口，他親率兩團大刀敢死隊夜襲敵營，斬敵千人，史稱「喜峰口大捷」。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爆發，日軍直逼南苑，日軍動用數十架戰機，配合大砲與坦克等重型武器，向二十九軍的陣地猛攻，陸軍中將趙登禹在武器不如下，親率二十九軍衛隊旅和軍訓團學生隊與日軍展開白刃戰，反復衝殺後，身中數彈，但他不顧後撤命令，帶傷指揮部隊向敵人反擊，後遭砲彈擊中，英勇殉國。

趙登禹，字舜誠，清光緒二十五年五月十六日生於山東省荷澤縣趙樓村。少年求學時期，

因家中貧困，輟學務農，坊間傳說趙登禹的體力驚人，可舉數百斤之大石；他在十三、四歲時就開始學習武術，包括拳術及刀法，且武功扎實，與人比試常常取勝，此外，趙登禹事親至孝。

不堪五九國恥 從軍報效國家

民國四年，袁世凱被迫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要求》，即史稱的「五九國恥」，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利權。當時十六歲的趙登禹，對於北洋政府接受二十一條要求，深感國難將至，遂與同鄉幾位青年朋友，結伴投入軍紀嚴明的西北軍馮玉祥部隊，他希望以長期習武的體魄，奉獻國難當前的國家。

當時西北軍兵額已滿，但趙登禹不放棄從軍報國之志，透過各種方法，終於被安排到馮玉祥部下佟麟閣的連隊中，當時佟麟閣只是連長，但對趙登禹頗為照顧，主因是趙登禹武藝突出，也因趙登禹曾經讀過兩年私塾，能寫一手好字，趙、佟成為莫逆之交，後來結拜為兄弟。

入伍兩年的趙登禹，十八歲時已經身高一九〇公分，傳聞有一次，馮玉祥到部隊視察操演，看到身材高大的趙登禹，命趙登禹出列，詢問是否敢跟他比試摔角，趙登禹回答：

「敢！」於是兩人連比三場，雖然馮玉祥曾學習武術，卻比不上趙登禹，趙登禹因未經世事，完全不給長官面子，連勝了三場，賽後所有同袍都為趙登禹捏一把冷汗，認為他得罪長官；誰知賽後第二天，趙登禹被調到馮玉祥身邊擔任護衛兵，顯見馮玉祥對這個憨直的年輕人相當欣賞與信賴。

治軍嚴格 親人違紀依法重罰

趙登禹於民國十一年被安排擔任第十六混成旅直屬工兵連第三排排長，與西北軍一起轉戰北京、河南與河北等地區。分別於民國十三年升任連長、十四年升任營附，十五年隨著馮玉祥加入北伐軍，十六年率領部隊到潼關時，擢升為旅長，十七年任第二集團軍第二十七師師長，後在十八年國民政府召開編遣會議時，回任旅長。民國十九年爆發中原大戰時，又重新升任師長，後來馮玉祥戰敗，趙登禹的部隊從馮玉祥軍被編入國民革命軍，擔任二十九軍三七師一〇九旅旅長。

趙登禹治軍紀律嚴格，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軍人應「為民前鋒」，需要時時刻刻為人民著想，據傳有一次，他的部屬偷竊老百姓一隻雞，趙登禹得知後相當憤怒，將當事人抓來重打數十軍棍，並賠償失主。又有一次，趙登禹的堂弟違反軍中規定，他也依軍法予以重罰。

敢死隊夜襲日軍 喜峰口慶大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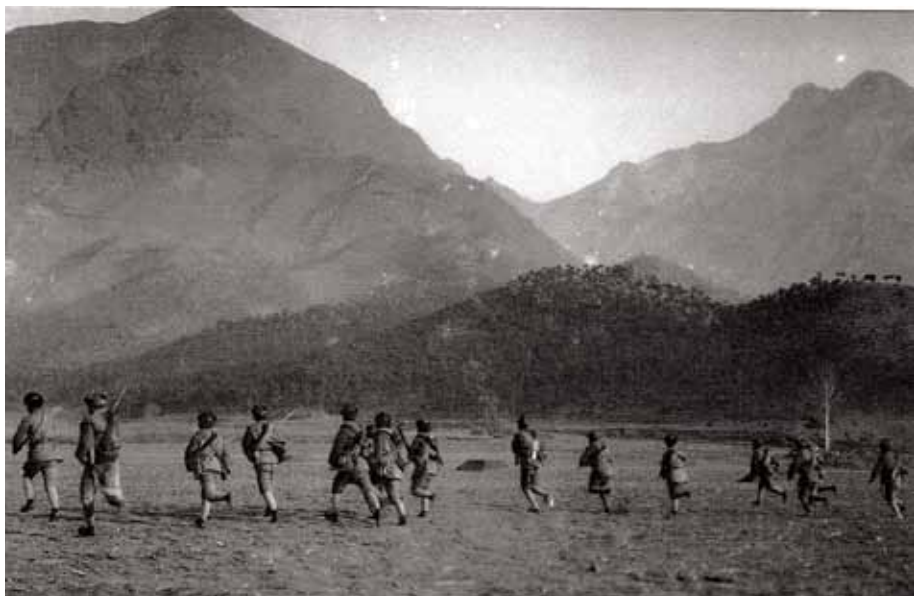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侵占東北全境，趙登禹認為抵禦外侮是軍人的天職，因此常以日軍為假想敵，積極訓練部隊。然而，當時的二十九軍武器裝備不足，為此，趙登禹籌組大刀隊，彌補戰力，他經常對士兵示範大刀的劈殺要領和掙刺刀技術。

九一八事變後不到兩年，日軍又意圖進犯華北。民國二十二年三月，日軍兵臨喜峰口，喜峰口是一座石山，該地無法建築掩體設施，而日軍的砲兵部隊又占領了喜峰口週邊的高地，我方守軍只有大刀以及數量不多的步槍，面對日方的強勢兵力與火砲，壓力極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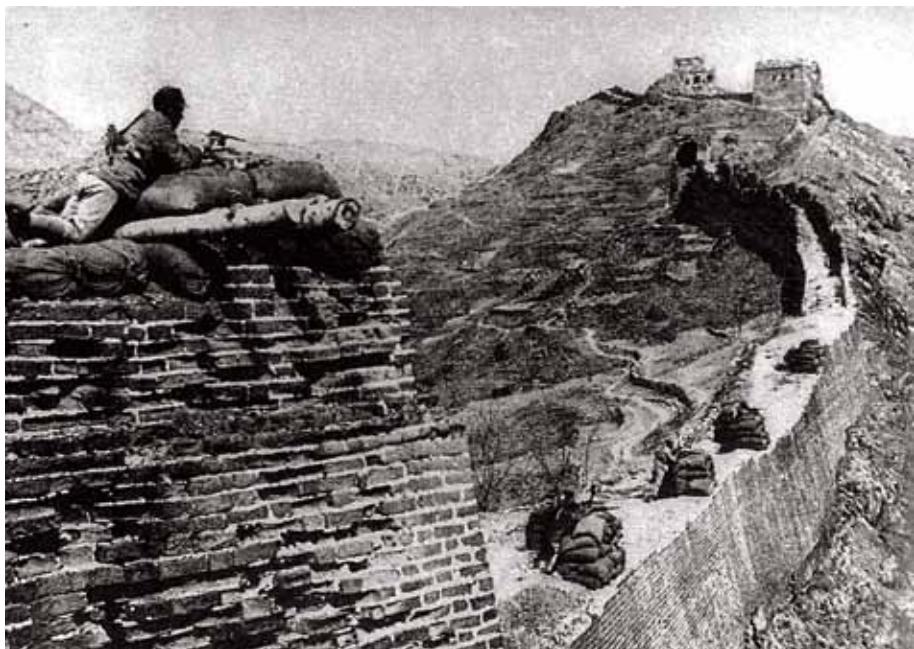
在前兩天的作戰中，面對日軍占有優勢地利，重砲攻擊，守軍傷亡慘重，總指揮趙登禹估算日軍經兩天猛攻後，已經相當疲累，加上正好下雪，認為如果能乘其不備發動夜襲，必能戰果良好，於是他派出兩個團的敢死隊，並親率其中一個團，大約五百多人，偷偷繞至敵後，夜襲敵砲兵陣地。在殺聲震天中，長城垛口得失二十多次，砍殺日軍千餘人，炸毀大砲十八門，這場戰役是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隊首次、也是最重大的勝利，史稱「喜峰口大捷」。

此役，趙登禹部隊的營連排長傷亡五十多人，士兵傷亡千人以上，他親率的敢死隊只剩下二十多人，趙登禹的左腳也在戰鬥中受傷，但他不理會部下的勸退，拚死浴血奮戰，終於

▶ 大刀隊趕赴長城前線殺敵。



▶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長城戰役時，國軍備戰迎敵。



取得勝利。

大刀進行曲 全民歌頌勝利

趙登禹的大刀搏鬥今日軍膽寒，當時民間流行一首「大刀進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歌頌這場勝利，趙登禹也變成「大刀隊隊長」的代名詞。歌詞為：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二十九軍的弟兄們！

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前面有東北的義勇軍，

後面有全國的老百姓，

咱們二十九軍不是孤軍，



▶ 駐防喜峰口附近的國軍戰士。

看準那敵人！

把他消滅，把他消滅！（喊：衝啊！）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喊：殺！）

喜峰口大捷後，趙登禹以戰功升任一三二師師長，並任二十九軍特別黨部籌備委員，也正是喜峰口一戰，使日軍很長一段時間不敢再越喜峰口雷池一步。

趙登禹升中將 抗敵死守南苑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軍隨宋哲元任平津衛戍司令，改調北平地區駐防，二十五年一月，國民政府升趙登禹為陸軍中將，同年五月，擔任河北省第四區剿匪司令，十二月兼任河北省政府委員。

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藉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北平（今北京市）西南地區的宛平縣城搜查，這個要求遭到守軍嚴詞拒絕，日本遂開砲攻擊北平盧溝橋，向城內守軍進攻，二十九軍三七師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奮起還擊。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在同月十七日發表「廬山談話」，宣布準備應戰，至此開啟長達八年的全面對日抗戰。

七月二十六日，日軍占領廊坊，直逼南苑，當晚，日軍發出最後通牒，限二十九軍於

二十七日正午前撤出北平，此一要求遭到軍長宋哲元嚴詞拒絕。趙登禹趕抵南苑後，受命擔任總指揮，與副軍長佟麟閣一起負責死守南苑，但此時身邊僅有一個團左右的兵力，對於部隊情況與布防情形都來不及有效掌握。

趙登禹卻臨危不亂，馬上召集所有的師、旅、團長們開會，發布作戰命令，同時召集在南苑的抗日軍訓團學生隊，對他們進行精神講話，雖然他非常清楚這個時刻能上場打仗的士兵少得可憐，但仍鼓勵學員們奮勇作戰，不怕犧牲，同時親自教導學生使用武器，後來更馬不停蹄檢查戰壕與防禦設施，他這種精神在不知不覺中感染了這個地區的所有士兵與學生。

中伏身中數彈 將軍壯烈犧牲

七月二十八日，日軍動用數十架飛機，配合大砲與坦克等重型武器，向二十九軍的陣地猛攻，當天下午日軍從東、西兩側攻入南苑，中日雙方陷入混戰，趙登禹親率二十九軍衛隊旅和軍訓團學生隊反復衝殺抗敵。後來，日軍突入中國軍隊陣地，陣中殘存的學生兵們寧死不屈，與日軍展開白刃戰，戰況非常慘烈，學生團的一千七百餘人中，最後只剩六百人左右活下來。

因日軍擁有優勢火力，宋哲元考慮到光靠南苑守軍難以維持戰局，因此下令部隊撤回城

內，但因電話、電報通訊中斷，只能派傳令兵冒險傳令。趙登禹接到命令後，通訊早已被日軍截斷，各部缺乏指揮、亦無法相互掩護，沒有確定的路線，導致撤退時非常混亂。就在趙登禹率部向大紅門撤退途中，遭到日軍埋伏，趙登禹身中數彈，他的副官也陣亡。但他不顧後撤命令，帶傷指揮部隊向敵人反擊，最後遭砲彈擊中，英勇殉國。

該役犧牲了副軍長佟麟閣將軍與趙登禹將軍，他們是抗日戰爭中最早殉國的中國高級將領。其陣亡噩耗，傳至二十九軍軍部時，宋哲元呆立無語、旋即吼道：「斷我左臂矣，小鬼子，此仇不共戴天，來日必報！」曾為西北軍的馮玉祥將軍聽聞後，悲壯的寫下《弔佟趙》的輓聯。七月三十一日國民政府發布褒揚令，表彰犧牲的兩人抗日功勳，並追贈二人為陸軍上將。民國三十二年，國民政府將兩人入祀忠烈祠，舉行隆重國葬，紀念他們為國捐軀。

（撰文／吳鵬基）

七、剛毅仁懷 湯恩伯



湯恩伯（一八九九年—一九五四年），民國二十七年三、四月，任第二十軍團軍團長時，率軍參與台兒莊戰役，大勝日軍，是為抗戰初期的「台兒莊大捷」。

農家子弟從軍 留日修武習文

湯恩伯，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出生於浙江省武義縣，本名湯克勤。民國肇建，就讀武義縣立小學時，他在沒有父母、旁人的同意或幫助下，毅然拿起割草刀割去象徵滿清統治的辮子。而後，入杭州體育學校就讀，民國九年畢業後返鄉，途中聽聞友人的父親正在與當地的惡霸纏訟，便到庭旁聽，眼見友人父親即將敗訴被關押，他毫不猶豫地奔至戶外，舉起巨石投向審判庭，助友人父親逃跑，遂遭通緝，於是離鄉投考閩浙軍講武堂（福建省簡稱「閩」、浙江省簡稱「浙」），從此踏上軍旅。

閩浙軍講武堂為軍閥孫傳芳部所屬，湯恩伯於此擔任浙軍第一師的排長。民國十年，他嚮往留日以習得更高深的軍事學問，然而湯家務農，無力供應龐大的留學費用，後在童姓同鄉襄助下，順利成行。

湯恩伯先入明治大學學習政治經濟，民國十三年入日本軍士官學校第十八期步兵科。因為欲入日本士官學校需有本國軍官保送，因此他先回國，在浙江督軍呂公望的保薦下，由當時素未謀面的浙軍第一師師長陳儀協助，他才入學，兩年後畢業歸國。為感念陳儀的提攜，他將名字由「克勤」改為「恩伯」。

七七事變爆發 奉命護衛察綏

湯恩伯歸國後，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隨軍北伐，由於文武兼備，操兵之餘亦能從事軍事研究。北伐完成後，他轉任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學生大隊長，隨後奉派為教導第一旅旅長。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爆發，湯恩伯奉命圍攻河南省歸德城，進城後，即擔任守備，奮勇抵禦來自閻錫山與馮玉祥的進攻，並在閻、馮兩軍退卻後，率領砲兵反攻，最終克復河南省開封，中原大戰亦告終結。

回到南京後，湯恩伯調任第八十九師師長，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在第五次剿共中，隨蔣鼎文討伐贛南共軍；同年十一月爆發閩變，奉命鎮壓在福建省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的第十九路軍，並順利收復福建；次年克復共軍的根據地江西省瑞金縣。

抗戰爆發前夕的民國二十五年底，湯恩伯駐紮綏遠省東部，迎擊日軍，助傅作義收復綏遠省百靈廟，名震一時。次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湯恩伯奉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之命，進駐河北省張家口，護衛察哈爾省，然因人事協調與當地政府擔心駐軍會引來日軍攻擊，遲至八月初，他率領下的第十三軍才得以進駐察哈爾省要塞南口，以固守察哈爾與綏遠，接著奉令炸毀北平（今北京市）一帶的青龍橋、八達嶺鐵路以阻隔日軍。

之後，湯恩伯率第八十九師抵達南口，儘管南口工事延宕未成，當月八日旋即與日軍正面交鋒，面對日軍精銳武器的猛攻，諸軍在他的率領下頑強抵抗，南口右側高地拖至九月初才被攻破。邊城失守後，湯恩伯轉進河北省蔚縣、山西省廣靈、涑源，並在河南省順德、彰德擴編為第二十軍團，由他出任軍團司令。

台兒莊大捷 扭轉國際評價

由於戰情緊急，軍團尚未整編完畢，湯恩伯便沿河北省漳河南岸布防，力退企圖過河侵

略的日軍，並且與之對峙。二十七年，日軍於山東省大舉南下，意圖進軍該省台兒莊，隨著滕縣、官橋陣地相繼淪陷，在救援不及下，只能於山東省韓莊運河布防，並在山東省嶧縣與第二集團軍的孫連仲部會合於山東省台兒莊，商討阻斷日軍的聯絡，後以孫連仲部死守台兒莊，吸引日軍攻擊；而湯恩伯所率軍團則蓄勢待發，待日軍主力進入台兒莊後，湯部以主動攻擊的策略迎戰。

日軍於三月中開始派出主力攻打台兒莊，孫連仲師團堅勇抗守，然而就在幾近覆沒時，湯恩伯率部由日軍後背的嶧縣、棗莊猛攻，在日軍措手不及、準備回防之際，轉向進攻台兒莊，解救孫連仲部，並四面包夾不及回防的日軍主力，終於在四月七日將魯南一帶的日軍擊退。此一戰役，便是近代歷史上著名的「台兒莊大捷」，該役扭轉了國際輿論原先對國軍抗日戰力的劣評。

整軍經武 力阻日軍進犯

自台兒莊大捷後，日軍增援反攻，與國軍形成對峙的態勢，湯恩伯奉命將軍隊西移，圖打破對峙僵局；於三十年一月底，將從平漢路北進河南省舞陽、汝南的日軍各個擊破，阻止

北進的企圖。抗戰中期，湯恩伯部於山東、江蘇、河南、安徽等地區，阻止日軍進犯，先後擔任軍長、集團軍總司令、戰區副司令長官等職。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在雲南省昆明成立，由何應欽擔任總司令，統轄四軍，湯恩伯受命為第三方面軍司令官，下轄新編成的二十九軍及第十三軍，統轄十四支備有美式軍武的步兵及砲兵部隊。抗戰末期，日軍展開「一號作戰」，意圖打通南北戰線，接連發兵攻打湖南省衡陽、廣西省桂林等處。湯恩伯率部於貴州省抵抗日軍，次年四月，開始對日軍展開反擊，並連同其他方面軍逐步收復廣西省桂林、柳州、河池、德勝、宜山，再向城領山脈進擊義寧、全縣、新安，最終沿公路攻下廣西省陽朔，將日軍從桂林近郊逐出。

八月抗戰勝利，湯恩伯率領第三方面軍負責上海地區的受降、繳械與撤出事宜，並於上海虹口設立日僑管理處，確保日人投降後的秩序維護。待撤離日僑的工作告一段落，湯恩伯轉調位於浙江省的衢州綏靖主任，繼續負責日軍大將的遣送事宜。三十四年底，他出任首都衛戍司令並兼任陸軍副總司令，翌年代理陸軍總司令，後出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

古寧頭獲大捷 振奮士氣民心

三十八年四月，隨著國共和談破裂，共軍大舉越過長江，五月中旬湯恩伯率部從事上海

保衛戰，與共軍奮戰，爭取時間，以確保國軍有足夠時間轉進臺灣，後來情勢失利，湯恩伯乃率部移駐福建省廈門、金門。中國國民黨蔣中正總裁曾親赴廈門慰勉，並要他務必「鞏固金門、廈門，為公私爭氣，再言其他。」湯恩伯因此繼續投入保衛作戰，並出任位於福建省的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協助於閩南（福建省簡稱「閩」）對抗共軍。同年十月，廣東地區廣州、汕頭等地國軍逐步移防臺灣，湯恩伯將軍仍在金、廈前線駐防。

之後，中共有意進犯金、廈，十月徵集民船準備渡海。十七日廈門遭共軍占領，湯恩伯將軍將總部移至金門。由於金門為防守臺灣的第一線，又是封鎖中國大陸沿海港口的重要據點，十月二十日蔣中正總裁以急電告訴湯恩伯，要求「金門萬不能再失，必須就地督戰，負責盡職，不能請辭易將」，並由胡璉將軍率軍增援，以防共軍登陸侵襲。十月二十五日，共軍果然對金門發動襲擊，湯恩伯率部抵抗，經三日奮戰，於古寧頭將侵襲金門的共軍全數殲滅，使得金門得以固守，此戰即為著名的「古寧頭大捷」，經此一役，終於振奮了國軍失落已久的士氣和低落的民心。

古頭寧戰役結束，待金門的防禦工事完備後，湯恩伯將軍於是年十月底從金門飛抵臺北，次年轉任總統府戰略顧問。民國四十二年，因病後體弱，轉任駐日本軍事代表團團長，考察戰後日本的復員工作，五月返國。由於將軍一生經歷大小戰役，素有胃疾，且不時發作、劇痛，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將軍感到胃痛加劇難耐，乃緊急就醫，後來確診為胃潰瘍與

十二指腸瘤，因此赴日就醫，住進慶應義塾大學病院，經歷三次手術仍不敵病魔，於同年六月二十九日病逝，享年五十五歲。政府聽聞將軍過世，立即籌組治喪委員會，蔣中正總統親臨弔祭，明令褒揚，追晉為陸軍上將。

（撰文／吳鵬基）

八、虎賁將軍 余程萬



名五十七師官兵壯烈成仁。

余程萬（一九〇一年—一九五五年）於民國三十三年任七十四軍副軍長兼五十七師師長時，日軍進攻常德，余程萬率第五十七師守湖南常德，守軍八千人，日軍攻城部隊三萬餘人，有三百餘門火砲，並搭配空軍空襲，守軍堅強抵抗，日軍竟施以毒氣攻擊，使五十七師折損過半，援軍又遭日軍伏擊受阻，鏖戰十六晝夜的常德後被日軍攻陷，僅有余程萬等八十三人突圍，其餘八千多

余程萬，清光緒二十七年出生於廣東省台山縣。十七歲畢業於廣東番禺師範學校，畢業後擔任小學教員，後入廣州鐵道專門學校。二十一歲畢業，因成績名列全校第二，本應進入鐵路局從事交通工作，但因深受革命思潮影響，放棄待遇較為優厚的職務，投筆從戎，於民

國十三年五月考入位於廣東省的黃埔軍校一期，隨即於十二月以優等成績畢業。

民國十七年，余程萬奉調陸軍大學特別班，二十一年入陸軍大學研究院深造，期間他同時到北平（今北京市）中國大學政治系就讀，獲得大學學位。在早期黃埔軍校中能有此一教育學歷者，實屬難得。

上高會戰勝利 五十七師獲武功狀

余程萬於部隊歷任排、連、營、團長、參謀長，早期多擔任軍中黨政工作和接受軍事教育，直到抗戰前三年才調任軍職，擔任陸軍第四十九師二八九團少將團長。抗戰爆發後，任五十七師副師長，參與武漢外圍的湖北省田家鎮之戰，親自指揮督戰，使日軍無法越雷池。民國二十九年六月，日軍圍攻江西省南昌，余程萬率兵佯攻日軍右翼，實攻擊左翼，讓日軍無法確切得知國軍主力部隊何在，受到致命打擊。

隨後余程萬隨部隊參與發生於江西省的南昌會戰、上高會戰及發生於湖南省的第二次、第三次長沙會戰。余程萬總是親率部隊於前線作戰，絕不畏縮，亦常勉勵官兵硬幹、苦幹、實幹，要部隊官兵做到該犧牲的時候不要猶豫，真正做到爭利不先，赴義恐後。每次出戰，他都抱持破釜沉舟的決心與敵人決一死戰，例如於上高會戰之際，敵軍於左右翼包圍余程萬

部，余固守上高，與日軍血戰四晝夜，擊退日軍，該師亦獲得蔣委員長頒發中華民國第二號武功狀表揚。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余程萬晉升陸軍中將，派任七十四軍副軍長，兼任五十七師師長。然而，真正使余程萬名流青史的戰役卻是晉升中將不久後的「常德會戰」。

率部守常德 遭日軍毒氣攻擊

常德為湘西（湖南省簡稱「湘」）軍事、政治及經濟中心，為中國補給命脈、重要戰略要衝。日軍欲藉進攻常德，擊滅中央軍所屬的第六戰區根據地，粉碎中國續戰能力，並牽制國軍轉用兵力於緬甸方面，以策應日本南方軍的作戰。日軍由第十一軍司令部橫山勇中將指揮第三師團、第十三師團、第三十九師團、第六十八師團、第一〇六師團等部。國軍則以第六軍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率領長江上游江防軍吳奇偉、第十集團軍王敬久、第二十六集團軍馮治安及第七十四軍王耀武等部，兵力約十九萬餘人，另布置有第五、九戰區部隊策應攻擊。余程萬所率第五十七師則奉命守常德。

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日軍向常德鄰近區域發起攻擊，陸續攻陷湖南省南縣、湖北省公安、松滋、桃源等常德近郊區域。余程萬見日軍壓境，事前他對防禦工事構築、戰鬥部隊的

部署，均有詳細的計畫，將所屬師部駐守於城內中央銀行，主力皆置於城外各要點。然而，全師僅八千餘名官兵；日軍攻城部隊約三萬餘人及三百餘門火炮，並搭配空軍空襲。

十八日起，日軍進發至常德城郊，對常德進行總攻擊，不但調集數百門大砲輪番轟炸，摧毀城郊陣地工事。二十四日，在數度衝殺戰鬥後，日軍罔顧國際公約與人道，竟對守軍施以毒氣攻擊，使余程萬的第五十七師折損過半。

守軍傷亡慘重 援軍遇伏受阻

常德會戰爆發之際，身兼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蔣中正委員長，正與盟軍領袖美國總統羅斯福及英國首相邱吉爾，於埃及舉行「開羅會議」，日軍欲借常德之勝挫盟軍氣勢。指揮作戰的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則急電余程萬說：「常德存亡，關係全局，著激勵官兵，堅守待援，發揚革命軍人犧牲精神，努力戰鬥為要。」面對泰半官兵折損的五十七師，余程萬展現出萬夫莫敵的氣勢，不僅勉勵全軍堅守，更電告孫連仲司令長官：「職師四面血戰，已達四晝夜，雖傷亡慘重，但士氣尚旺。」

二十五日，日軍與余程萬部在城郊各地形成拉鋸戰，無奈國軍砲彈消耗殆盡，守軍僅能以輕武器及白刃作戰，雖士氣高昂卻無法阻止日軍進攻，至黃昏之際，城外陣地全毀。守軍

轉入城中繼續作戰，日軍一時無法取勝，僅能散發傳單，鼓勵常德民眾只要抓到余程萬，便賞五十萬元，若能擒殺者亦能獲得三十萬元。為解常德之圍，孫連仲調集第十軍急往常德，途中遭日軍伏擊，無法前進。

二十八日，日軍大量增援部隊，強攻常德北門、南門，並施以大砲、飛機及毒氣攻擊，致使守軍無法固守陣地，日軍得以進城。此時，余程萬的五十七師已堅守半月之餘，仍無法等到友軍援助，僅能將地方警察、師部非戰鬥人員均編入戰鬥，此時常德城內巷戰四起，余程萬親自督導肉搏，城內建築物及碉堡盡毀，守兵與殘破工事同歸於盡。根據余程萬回憶：「巷戰到底，所固守者僅核心一小地區，尤以僅少數人、槍，有一人使一人，有一槍使一槍，無槍者使刀矛或磚石木棒，與敵死拚，直至矢盡援絕。」

誓死突圍 全師剩八十三人

十二月二日，余程萬的五十七師僅剩下團長一人、副團長一人、營長一人，且均已負傷，不能指揮作戰，全師生存士官兵不足三百人，槍枝亦僅剩下四十餘枝，但仍與日軍進行衝殺，殺聲與槍聲共鳴，血肉同袍彈齊飛，慘烈異常。余程萬見大勢已去，於是向孫連仲司令長官發了一封訣別電文：

彈盡人亡，城已破，……，刻大街小巷，敵我混戰一團，職率副師長、參謀長、死守中央銀行，我等高呼七十四軍萬歲，蔣委員長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翌日，余程萬以兩百餘人留於城內，由團長柴意新指揮，以牽制敵軍，並接應援軍，自己率部分官兵誓死突圍，向常德南岸冒死渡河，希能打通一條接應友軍的路線。至此，鏖戰十六晝夜的常德被日軍攻陷，僅有余程萬等八十三人突圍，其餘八千多名五十七師官兵均壯烈成仁。然而，常德陷落數日後，國軍再次對日軍實行反包圍攻擊，迫使日軍撤守常德，於十二月八日又再次收復。

雖然常德會戰的五十七師幾乎遭日軍全部殲滅，但以寡擊眾，造成日軍二萬餘人死傷，余程萬以孤軍守城，奮戰至最後一刻，其悲壯忠勇之精神，新聞媒體給予高度讚揚，更有媒體指稱常德會戰猶如東方版「史達林格勒保衛戰」。

解甲歸隱 命殞香江

抗戰勝利後，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全國陸軍整編，軍級單位改編為師，七十四軍整編為第七十四師，余程萬奉調為中將副師長。三十六年十一月改調任粵東師管區中將司令官，主持兵役行政。三十七年四月調任整編第二十六師師長，駐守雲南，成為維護西南後方重要部隊，

隨後二十六師改師為軍，余程萬繼任軍長。

民國三十八年，國共局勢惡化，四月共軍渡江，相繼攻陷上海、南京等地。余程萬於十二月底任雲南省綏靖公署主任，率部移駐海南島。

三十九年元月，李彌接替余程萬擔任雲南省主席兼綏靖公署主任，二十六軍亦交由彭佐熙中將負責。無官職的余程萬由海南島赴香港隱居。後在香港開辦貿易行，協助旅美僑胞匯款，並試圖蒐集家鄉動態和匪偽暴政情形，編印通訊報刊，民國四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去世。

（撰文／莊建華）

九、碧血丹心 邱清泉



邱清泉（一九〇二年—一九四九年）。民國二十八年冬天，日本進犯桂南欽、廉一帶（廣西省欽州、廉州），邱清泉奉命率第二十二師馳援桂南。當時桂南重要據點崑崙關已落入日軍之手，邱清泉運用戰術，出奇制勝，於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收復崑崙關，此役，幾乎殲滅日軍第五師團之第二十一旅團，擊斃該旅團少將旅團長中村正雄，創抗戰史中攻堅最成功的一頁，史稱「崑崙關大捷」。

邱清泉除了是出色的軍事指揮官，也是卓越的軍事理論家、軍事思想家。他撰寫並出版的許多軍事理論或軍事思想著作，如今仍然被保存與流通在圖書館的館藏中。這些著作包括《教戰初集》、《教戰二集》、《建軍叢論》。

有為知識青年 就讀上海大學

邱清泉，字雨庵，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出生於浙江溫州永嘉縣。他幼年時，中國長期受外敵威脅與恐嚇，所以從很小的時候就培養出強烈的愛國心。八歲那年，就讀故鄉的私塾，後進入基聖小學堂、永嘉縣立高小就讀。畢業後升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學。

就學期間，邱清泉目睹列強對中國侵逼，激發他救國救民的意願，遂發願「夫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人，以非常之手段，作非常之興革。」民國八年五四運動期間，為響應愛國青年對於取消中日密約，拒絕和會簽字的要求，他和同學下鄉宣傳演講。邱清泉除了是一個充滿愛國心的人，同時天資聰穎，喜讀經史，五四運動後又接觸不少西學著作。

民國十一年，邱清泉中學畢業後，原想到大學就讀，但受限於家庭經濟因素，暫緩升學，他先回鄉擔任教師，後輾轉至上海大學社會系就讀。同一時期，他對政治、社會與歷史等議題尤感興趣。

時局內外交迫 投筆從戎救國

邱清泉於上海就讀期間，救國思潮瀰漫全國，他曾為文抨擊時政與經濟問題，並認識到

欲救國家於危難中，應以武備為先。民國十三年，他與志同道合的同學離滬轉穗，進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工兵科就讀，接受革命軍事教育。十四年，追隨蔣中正校長，平定「陳炯明事變」，後隨國民革命軍參與北伐各役，轉戰湘（湖南省）、贛（江西省）、鄂（湖北省）、豫（河南省）各省，由見習軍官累升至排長、連長、營長、團長，後續任中央軍校政訓處長等職。

柏林軍校深造 獲新軍事思想

邱清泉對西學的軍事理論與軍事思想甚有興趣。民國二十三年赴德國留學，入德國柏林陸軍大學深造。民國二十六年夏天，將習得的德國現代軍事學說及機械化部隊戰術，帶回中國。後被指派為教導總隊參謀長，負責修訂推行全軍的《步兵班教範》。此外，也將在德國的所學，撰寫並出版成冊，成為引介當代西方軍事理論與軍事思想的重要媒介。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爆發，全面對日抗戰開始，邱清泉於南京桂永清所率領的教導總隊任參謀長，隨即跟著教導總隊移駐江蘇省江寧。十二月隨部參與南京保衛戰，於日軍進攻南京時駐守於中山門、中華門一路。二十七年任陸軍機械化部隊第二〇〇師副師長，於日軍進攻江蘇省徐州時擔任司令，率領機械化突擊軍第一縱隊參與蘭封信陽戰役，在河南省東部

蘭封地區抵抗沿著隴海鐵路進攻的日軍，然而，該役未能達成作戰目的，使邱清泉感到遺憾。同年，他調任第五軍新編第二十二師師長，負責訓練新兵，原本他參加的機械化第二〇〇師，則編入第五軍。

出奇戰術 收復崑崙關

民國二十八年冬，日本為控制中國和越南的交通線，進犯桂南欽、廉一帶（廣西省欽州、廉州），邱清泉奉命率第二十二師馳援桂南。當時桂南重要據點崑崙關已落入日軍之手。邱清泉運用戰術，出奇制勝，以主力迂迴日軍之後，埋伏於五塘、六塘間，待救援崑崙關的日軍通過，予以猛烈阻擊，以二團兵力，繞過界



►國軍機械化部隊。

首，攻擊崑崙關正面，並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收復崑崙關。

此役，日軍方面為中今村均率領的最精銳的第五師團，但該師團之第二十一旅團幾乎於崑崙關被殲滅，且擊斃該旅團少將旅團長中村正雄，創抗戰史中攻堅最成功的一頁。

邱清泉因此役戰功彪炳，獲頒四等寶鼎勳章，調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參議，陸續出任軍訓部訓練處處長、重慶第三警備區司令，民國三十一年升任陸軍中將，調任第五軍軍長，駐防雲南昆明，主要職責為訓練機械化新軍。



►國軍在崑崙關戰役獲勝。

邱清泉訓練時相當重視下級幹部與士兵的基本教練，提倡沙盤教育，實行同級競賽，並時常予以檢視，務必求得動作純熟精練。

軍事理論實務 著作集結成冊

平時邱清泉以讀書自居，於軍事教育、戰術思想有頗多發明，並利用公務閒暇著述成書。他將戰爭指揮、部隊訓練等經驗陸續集結成冊，編有《教戰初集》、《教戰二集》、《軍隊生活教育》、《建軍叢論》等著作。

第五軍在邱清泉的訓練下成為勁旅，民國三十二年冬，他率領第二〇〇師參與滇西（雲南省簡稱「滇」）及緬（緬甸）北反攻之役，先後收復雲南省龍陵、畹町、芒市、遮放等軍事要地，將日軍逐出滇西，並打通中印公路，之後率軍駐守昆明，直到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後，因共軍叛亂，邱清泉所率第五軍奉命調往京畿地區戍衛，參與剿共戰事，數年內，連克復安徽省淮南、天長等地區，並繼續向北掃蕩，直抵魯西冀南等地（山東省簡稱「魯」、河北省簡稱「冀」）。三十七年夏天，河南省開封受圍，邱清泉受命馳援，當大軍趕赴豫東蘭封地區時（河南省簡稱「豫」），開封已遭共軍占領，並被大肆搜括，邱清泉繼續往開封前進，並親率第五、第七十師伏擊於開封西南，數日後與撤退的共軍遭遇，給予

痛擊，並將被劫物資奪回，收復開封，之後用計陸續擊退共軍主力，使共軍計畫圍殲黃百韜兵團的策略宣告失敗，邱清泉也因功升任陸軍第二兵團司令官。

徐蚌會戰被圍 悲壯飲彈殉國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徐蚌會戰時，黃百韜兵團被圍於江蘇省輓庄圩，邱清泉率兵救援，由江蘇省徐州西向東進兵，遇上共軍主力陳毅部隊，血戰數日後，殲敵二萬餘人，雖克敵，但無法及時馳援黃百韜部隊，輓庄圩失守，黃百韜自戕殉國；邱清泉奉命撤離徐州，轉進西南。

在轉進的過程中，邱清泉在河南省陳官莊遭到共軍包圍，軍糧斷絕、人疲馬困。邱清泉見狀，定一月十日突圍，但共軍的陳毅部卻於六日集中砲火猛轟陣地，邱清泉率部回擊，輪番衝殺，山河震撼。戰至十日清晨，共軍衝入邱清泉部核心陣地，全軍聯絡斷訊，邱清泉見大勢已去，仰天長嘆曰：「我奮戰二十餘年，原為國家求獨立，為民族求生存，時至今日，惟有一死以報國家及領袖。」他向副官交代：「死後迅速掩埋屍體，勿受敵人之辱。」後拔槍飲彈殉國，甚為悲壯，享年四十七歲。

邱清泉殉國後，時值國家多事之秋，民國三十九年，政府明令褒揚，追贈陸軍上將，入

祀忠烈祠。四十一年，蔣中正總統特於邱清泉成仁三週年之際頒發第〇〇二號旌忠狀，並贈「碧血丹心」橫額一幅，以昭忠烈。後續分別將臺中裝甲兵訓練基地及臺中公館機場，改名為清泉崗基地及清泉崗機場，以紀念邱清泉為國犧牲。

（撰文／王瑋麟）

十、國之泰山 方先覺



方先覺（一九〇四年—一九八三年），民國三十三年任第十軍軍長時，於湖南省衡陽保衛戰中，他率領的第十軍僅有七個團，約一萬八千人，面對日軍橫山勇中將的第十一軍為主力、約莫十萬餘部隊，僅憑野戰工事，浴血苦戰達四十八天，守軍傷亡一萬五千人，但日軍傷亡更重，對衡陽的三波攻擊，傷亡估計達到四萬八千餘人，戰況之慘烈為八年抗戰中少見。

方先覺，字子珊，清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出生於江蘇省蕭縣。方家為詩書世家，父親方為寶是前清秀才。從小方先覺便由父親啟蒙，入私塾研讀四書五經。民國九年就讀南京第一工業中學，畢業後考入上海法政大學，就學期間，正值軍閥紛擾、列強侵略，他有感於國家殘弱，民不聊生，十四年一月於法政大學肄業，即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分配至步兵科。次年

一月畢業，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師第九團少尉排長。七月，追隨國民革命軍蔣中正總司令北伐。後在部隊歷任排、連、營長等職。

古北口之役重傷 台兒莊之役血戰

方先覺以作戰勇猛聞名，深獲長官賞識，民國二十二年升任中校團附，參加華北長城抗日之役，於古北口作戰時受重傷。二十四年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高等教育班第四期受訓。二十六年七月盧溝橋事件爆發，政府宣示全面抗戰，九月，升任陸軍第三師補充團上校團長。隨軍征戰南北，抵禦日軍。二十七年初，參與山東省台兒莊會戰，十月因戰功升任少將副師長，隨後參與皖南青陽之役（安徽省簡稱「皖」），與日軍血戰數晝夜。二十九年一月，晉升陸軍第十預備師少將師長，陸續率部參與浙東、紹興之役，數次擊退日軍。

長沙會戰立功 升第十軍軍長

民國三十年，日軍多次進犯湖南省長沙，九月，第二次長沙會戰爆發，方先覺奉命率第十軍第十預備師從湘西（湖南省簡稱「湘」）駐地趕赴湘北，阻敵前進，後協同友軍合圍長

沙，予日軍致命打擊，獲得第二次長沙大捷。同年十二月，日軍再次來犯，第九戰區司令薛岳指揮十個軍，共二十五個師於湘北地區部署，企圖誘敵主力深入，予以殲滅。

第十軍軍長李玉堂派方先覺的預備師防守長沙城東南郊區。日軍在大砲、飛機與毒氣的掩護下，不斷發起攻擊，每個據點爭奪常是殺得天昏地暗，數次失而復得。血戰四日後，各團均傷亡殆盡，方先覺將所剩的師部輸送連、衛生連編為一連，由葛先才指揮，阻止敵人進攻。援軍抵達長沙後，內外夾擊，才使日軍向後撤退。第三次長沙會戰中，城東南郊為日軍攻擊重點，傷亡最重。長沙會戰後第十軍軍長李玉堂因功升任第二十七集團軍副總司令，方先覺升任第十軍軍長，也讓該軍贏得「泰山軍」之稱譽。

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日軍為牽制國軍向滇緬進軍策應東南亞盟軍作戰，並希望打通交通線以支援中南半島作戰的南方軍。乃集中兵力十餘萬人，向湖南省常德進攻，與守軍余程萬所率第五十七師展開激戰。此時，方先覺率領所屬第十軍，由衡陽駐地北上馳援常德，先後克復被日軍所占德山（位於常德之南），並重創日軍，期間方先覺部孫明德師長陣亡、副師長葛先才等人負傷。十二月三日常德遭日軍攻陷。八日，馳援國軍抵達，合圍並收復常德，戰後，方先覺率部回防衡山，進行整補。

日軍進攻衡陽 奉命固守兩週

衡陽為粵漢鐵路和湘桂鐵路的樞紐，民國三十三年五月，日軍為打通粵漢鐵路，發動長衡會戰，主要攻擊粵漢鐵路上的湖南省長沙與衡陽兩處重要交通樞紐。長衡一帶國軍由薛岳指揮，日軍則以橫山勇中將的第十一軍為主力，約莫十萬餘部隊進犯長沙、衡陽一帶。同月二十九日，日軍第三、第十三師團由左翼發動進攻，陸續攻下湖南省湘陰、益陽、瀏陽及長沙南面的湘潭、株州。

六月十七日，日軍已攻至長沙城外圍的黃土嶺、紅山頭等地，且嶽麓山等重要陣地落入日軍手中。次日，長沙城陷落。長沙失守後國軍為誘敵深入，希趁日軍疲憊施行反擊，故並不急於增援湖南省衡陽，而改調派部隊於前線消耗日軍。然而，日軍攻陷長沙後，隨即大軍南下。二十二日，攻陷湖南省湘鄉，並抵衡陽近郊。

衡陽城西南面有無數山坡高地，負責防守衡陽的方先覺，在日軍壓境前，利用地形優勢，構築四通八達的戰壕與暗堡等防禦工事，並將每個山地陣地削成九十度陡峭絕壁，使進攻者僅能架梯攀登。另外設立交叉火網，使砲火能掩護衡陽城內各個據點。

方先覺於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接到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來電，命令固守衡陽十天至兩週，以便部署部隊確保重慶，吸引消耗敵軍兵力，再配合外圍友軍，以殲滅日軍主力

於衡陽近郊，倘若不能固守七日，後方空虛，日軍將長驅直入，致使陪都重慶陷於日軍攻擊的危險中。

因此，中日雙方都明瞭衡陽的重要戰略意義，亦有輸不得的壓力。

苦守力戰不退 日軍傷亡慘重

六月二十三日，日軍對衡陽發動攻勢，採取迅速進攻策略，動用近四個師團，搭配砲兵、坦克、飛機，意在一舉拿下衡陽城。然而守城的第十軍在方先覺帶領下，士氣高昂，利用堡壘死守衡陽，面對日軍施放毒氣，仍苦戰不退，日軍亦傷亡慘重。直至七月二日，日軍決定暫停對衡陽進攻，待砲兵及彈藥到達後，再搭配陸空軍，聯合進攻衡陽。

七月十一日，日軍火砲、彈藥及空軍準備完成後，即對沉寂數日的衡陽發起攻擊，守軍仍以堡壘及火網掩護，使日軍徒勞無功，折損千名士兵。所以，日軍雖奪取部分陣地，但整體戰況並無進展，只能再次暫停進攻，等待調集更多兵員及榴彈砲、加農砲等重型進攻武器，再行攻擊。

七月三十日，日軍發出進攻命令，指揮官橫山勇親自至前線指揮作戰。日軍此次利用圍攻戰術，投入大量兵力，攻勢強烈，但僅得到部分陣地。而被圍困四十餘日的衡陽城，事實

上已彈盡糧絕，傷亡慘重。八月六日，雖美軍協助空投接濟物資，但因日軍掌握制空權，空投只好停止。

七日，日軍再次發動全線攻擊，第五十八師團由北門入衡陽城，與守軍發生激烈巷戰。是日下午，日軍已控制衡陽城內大部分區域，方先覺與各部失去聯絡通訊，無法指揮作戰，此時日軍僅距離指揮部數百公尺。方先覺認為大勢已去，便口述電文：

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

敵人今晨已由北門衝進來，城內已無可用之彈及可增之兵，危急萬分，職等祇有一死報國，勉盡軍人天職，決不負鈞座平生培育之至意，此電恐為最後一電，來生再見。

方先覺、周慶祥、容有略、葛先才、饒少偉、孫鳴玉 同叩

彈盡糧絕 舉槍自盡被阻

方先覺原先欲舉槍自戕，但為輜重兵團團長李綬光、副官王洪澤將手槍奪下。遂與師長及參謀長等人遭日軍劫持，押送至市郊天主堂軟禁。至此，堅守四十八日的衡陽保衛戰才告結束。

是役，方先覺所率領的第十軍僅有七個團，約一萬八千人左右，兵員不足、裝備不全，加上援軍、輜重糧草未到，面對橫山勇所率十萬餘日軍，僅憑野戰工事浴血苦戰達四十八日，守軍高達一萬五千名士官兵傷亡，日軍對衡陽的三波攻擊，傷亡人數估計約達到四萬八千餘名。戰況之慘烈，為八年抗戰中少見，日本媒體更以「苦難的戰役」稱之。

負責守城的方先覺，不僅奉命堅守衡陽至最後一刻，使後方能有時間調度部署，更延宕了日軍打通陸上交通線的作戰計畫，使盟軍能繼續於太平洋上從容作戰。《大公報》社論更以衡陽守城做榜樣，指出若每一個大城市都需要打四十八天，日軍有多少個四十八天？高度盛讚國軍堅毅守城的精神。

堅守衡陽 獲青天白日勳章

被日軍軟禁的方先覺，於十一月十九日在軍統局人員幫助下逃離衡陽。十二月七日抵達湖南省芷江，旋即由芷江乘飛機抵雲南省昆明，十一日抵重慶並晉謁蔣委員長，報告脫險經過。蔣委員長予以勉勵。三十四年二月因衡陽保衛戰堅守之功，授予軍人最高榮譽的青天白日勳章。

嗣後，方先覺陸續出任第二十七集團軍副總司令、青年遠征軍第二〇七師師長、第

二十八集團軍兼任青年遠征軍第二〇六師師長。抗戰勝利後，三十五年一月調任陸軍第八十八軍中將軍長。國共內戰期間，方先覺率部由江蘇省徐州北上，進入蘇魯區的金鄉、魚台地區，以四團的兵力，擊潰來犯的中共劉伯承所率領的二十團兵力。

三十六年十月，方先覺入陸軍大學將官班深造，次年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隨後又擔任第六兵團中將副司令官兼福州綏靖公署軍官團團長。來臺後，先後擔任國防部中將參議、澎湖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及第一軍團副司令。五十一年調任聯勤總部研究督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五十七年一月以陸軍中將軍階退役，七十二年三月三日病逝臺北，享壽七十九歲。同年六月二日，蔣經國總統以「保衛衡陽、指揮有方、大摧日寇鋒銳，益振民族聲威」，明令褒揚。

（撰文／莊建華）

十一、抗日猛張飛 張靈甫



張靈甫（一九〇三年—一九四七年）於淞滬會戰中，率約五百名士兵組成的小部隊，不顧日軍砲火，衝出戰壕，直接衝向敵方陣營，將日軍擊退，一戰成名，被譽為「抗日驕將猛張飛」。民國二十七年五月豫東會戰，勇挫日軍第十四師團師團長土肥原賢二主力，擄獲不少機要文件。

同年秋天，張靈甫晉升為一五三旅少將旅長，參與贛北會戰時，在江西省張古山爭奪戰中，迫使日軍兩面作戰，退出張古山，進而使日軍在萬家嶺幾乎遭到殲滅。民國三十四年春天，日軍十餘萬西犯湖南省沅江、芷江，意圖攻打陪都重慶，張靈甫駐防雪峰山麓，血戰二十餘日，迫使日軍退出湘西，史稱「湘西大捷」。

北大学生入黃埔 智勇兼備

張靈甫出生於清光緒二十九年，陝西長安人，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畢業於陝西省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後返回故鄉教書，隨後考入北京大學就讀。張靈甫十分愛好書法、古文詩詞以及歷史，在北大就讀期間即鑽研歷史。然而，因出身於農家，在北大就讀不到一年便財務迫窘，儘管家人、族人盡力支持，仍無法湊足北京讀書的日常開銷，加上當時軍閥割據紛擾，張靈甫有感於學生無力救國，遂投筆從戎，輾轉在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的介紹下，進入黃埔軍校，成為該校第四期步兵科入伍生，展開軍旅生涯。

民國十五年，張靈甫從黃埔軍校畢業，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師任見習軍官，後升任排長，隨國民革命軍北伐，不僅驍勇善戰，更展現謀略策劃的長才。在江西省馬迴嶺之役中，以年輕見習軍官，趁著夜色襲擊軍閥孫傳芳陣營，使其措手不及，張靈甫因身先士卒，導致右腿受傷，為此獲破格提拔，升任連長。

民國十八、十九年間，張靈甫調任獨立第十二旅連長，後參與中原大戰、討伐唐生智之役，過程中右臂負傷。十九年升營長，後陸續升任中校團附及獨立旅第一團團長，隨軍剿共，張靈甫因智勇兼備，迭著戰功。民國二十五年，轉投效陸軍第五十一師，任司令部上校高級參謀。

組敢死隊襲敵 受譽為猛張飛

民國二十六年，盧溝橋事件爆發，抗戰軍興。十月，張靈甫被派任一五三旅三〇五團團長，隨即在淞滬會戰中展現視死如歸的精神，於上海撤退之際，奉命防守京滬鐵路一三七號鐵橋及運河新橋，阻止日軍前進。十月二十日，日軍挾陸空優勢，向陣地猛撲，張靈甫部死傷嚴重，形勢危急，而張靈甫不僅親至前線督戰，並親率一支僅約五百名士兵組成的小部隊，不顧日軍砲火，衝出戰壕，直接衝向敵方陣營，將日軍擊退，穩定戰局，並堅守陣地三日餘，使日軍無法順利渡河，後因接到撤退命令，才下令炸毀鐵橋，並向江蘇無錫以西撤守，歸建旅團。

張靈甫在此役一戰成名，成為舉國著名人物，更被譽為「抗日驕將猛張飛」。同年十二月，張靈甫參與南京保衛戰，於水西門、莫愁湖一帶駐防，與日軍激戰幾晝夜，敵人未敢越雷池一步。後因雨花台守軍棄守陣地，南京城中華門被日軍突破，張靈甫奉命入城增援，與日軍在城內激烈巷戰。十二日，軍事委員會因戰略考量，放棄首都，張靈甫遂率部轉進江北，繼續與日軍交戰。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上旬，日軍土肥原賢二所率第十四師團，為配合徐州會戰，意圖切斷中國援軍及補給路線，進犯河南東南部蘭封一帶，張靈甫隨部參與豫東會戰（河南省簡稱

「豫」)，在蘭封、毛姑砦、三義砦各役，勇挫土肥原賢二部隊的主力，擄獲不少機要文件，從而了解日軍的戰略，提前布防，有利戰局穩定。

有勇有謀 戰功彪炳受勳

同年秋天，張靈甫晉升為一五三旅少將旅長。十月隨七十四軍參與贛北會戰，接敵於江西德昌、萬家嶺一帶。張靈甫在江西省張古山爭奪戰中，向日軍正面攻擊，另外抽調一支由百名士兵組成的小部隊，趁日軍不注意時穿越戰線，再從日軍後方突襲，迫使日軍兩面作戰，退出張古山。由於張古山的勝利，使日軍在萬家嶺幾乎遭到殲滅，僅有一〇六師團的師團長淞浦淳六郎中將帶幾百殘兵突圍逃走，寫下抗戰史上光榮的一頁。

民國二十八年三月，日軍集結一〇一、一〇六師團進犯江西省南昌，張靈甫參與反攻南昌會戰，馳援高安，他親率一營部隊參戰，激戰中，他右腿被日軍子彈擊穿，被送到後方的廣西省桂林醫院治療。在蔣委員長示意下，後送香港英軍醫院接受外科手術。他在外科手術結束後，右腿傷勢尚未痊癒，便不顧醫生的反對，馬上辦理出院，到前線繼續作戰，使他的右腿終身不能順利行走，被冠上「瘸腿將軍」的名號。六月，張靈甫升任陸軍第五十一師步兵指揮官。二十九年升任第七十四軍第五十八師副師長，次年升任代理師長。

三十年冬，張靈甫陸續率部參與衢州（位於浙江省）、鄂西（湖北省簡稱「鄂」）等諸大會戰，三十二年十一月率兵參與湖南省常德會戰，因功獲頒四等雲麾勳章。三十三年被選拔進入陸軍大學將官班受訓，原先僅能以少將資格入乙級班，因蔣委員長的破格推薦，進入中將資格以上的甲級班受訓，成為該班唯一一位少將學員。

湘西大捷 受頒寶鼎勳章

張靈甫將軍除戰功彪炳外，在帶兵上亦展現儒將氣息，對於軍士兵的狀況多能掌握。平日亦常親至各連排慰問，並拿出自己的薪水交給軍需官資助改善部隊伙食，使官兵深受感動。

民國三十四年春天，日軍坂西一良率兵十餘萬西犯湖南省沅江、芷江，意圖攻打陪都重慶，張靈甫駐防雪峰山麓，與日軍血戰二十餘日，迫使坂西部隊退出湘西（湖南省簡稱「湘」），該役即為著名的「湘西大捷」，經過此役，日軍欲攻打陪都重慶，動搖國人抗戰決心的目的遭到粉碎。戰後，張靈甫因功受頒四等寶鼎勳章，並晉升七十四軍副軍長。

八年艱苦抗戰結束後，張靈甫已是聞名的軍事指揮官。戰後，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令其整編第七十四師，亦負責指揮該師。三十五年五月，張靈甫晉升為軍長兼首都警備司令，同

年八月奉命由首都移駐蘇北（江蘇省簡稱「蘇」）剿共，陸續收復共軍陳毅所陷的江蘇省兩淮地區，後協同陸軍第一〇〇軍，攻克河南省新安、山東省郟城、臨沂諸縣鎮，迫使陳毅北逃。張靈甫因功獲授三等雲麾勳章。國共內戰爆發初期，張靈甫便親率整編第七十四師數度擊潰共軍。

一彈飲絕 魂斷孟良崮

然而，於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張靈甫在一場關鍵的山東省孟良崮戰役中親率整編第七十四師與共軍作戰時，面臨慘烈挫敗，在孟良崮山區被數十倍兵力的共軍包圍，七十四師傷亡慘重，張靈甫率部數次嘗試突圍，但不順利，於是退回孟良崮山區固守。隨著共軍日漸逼近，張靈甫了解大勢已去，便召集軍官，用毛筆寫下遺書，交給副官楊占春少校，請他務必設法逃出，將遺書交給他的妻子王玉齡女士。遺書內容如下：

十餘萬之匪向我猛撲，今日戰況更惡化，彈盡援絕，水糧俱無。余與仁傑決議戰至最後以一彈飲絕成仁，上報國家與領袖，下答人民與部屬。老父來京，未見痛極，望善待之，幼子望養育之。玉齡吾妻，今永訣矣。

將軍以此死訣的方式向家人道別，雖已陷險境，卻不願叛國背家，以死全其志，張靈甫

最後拍發電報向上峰報告戰鬥經過，然後集合少數官兵，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蔣主席萬歲！」後與少將副軍長蔡仁傑、五十八師少將師長盧醒、少將副師長明燦、少將團長周少賓、參謀劉立梓等軍官舉槍自戕，集體成仁。

張靈甫成仁的消息傳至南京，舉國震撼。蔣主席得知後隨即表示，張靈甫之死是讓身處同一時代的人「最可痛心、最惋惜之事」，並親自撰寫祭文，頒發第三號旌忠狀，同時將魯南蒙陰縣（山東省簡稱「魯」）改名為靈甫縣，將一艘購自英國的艦艇命名為「靈甫號」，高雄鳳山更曾有一條張靈甫路（今凱旋路），以表彰將軍殺身成仁，獻身報國。

（撰文／王瑋麟）

十二、上海守護神 謝晉元



謝晉元（一九〇五年—一九四一年）於抗戰初期「淞滬會戰」尾聲時，奉命率國軍第八十八師二六二旅五二四團一營，死守蘇州河北岸四行倉庫，掩護大軍轉進，憑藉幾挺機槍、幾座迫擊砲，堅守四晝夜，阻止上萬日軍追擊，讓國軍主力部隊撤離戰場，謝晉元被譽為「上海的守護神」，死守四行倉庫的官兵雖僅四百多人，為壯聲勢，對外號稱八百人，後被尊稱為「八百壯士」。

謝晉元於光緒三十一年出生於廣東省鎮平縣（今蕉嶺縣），出生的村落是中國東南部一個在地理上和外界阻隔的城鎮。他從小在父母與學校老師的耳濡目染下，了解中國面對列強瓜分的危難與困頓。

五卅慘案影響 投身黃埔軍校

謝晉元年輕時，受到「五卅慘案」（註）影響，立志加入國民革命軍。民國十四年，中學畢業後，先就讀廣東大學預科（今中山大學），後進入黃埔軍校，投身軍旅。在校期間，他品學兼優、富領導才能，每年皆被選為學生自治會主席。

民國十五年，謝晉元從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被派至國民革命軍第一師擔任排長，跟著第一師參加北伐，後被派到第十九路軍擔任連長。

北伐期間，謝晉元以治軍嚴謹及善戰聞名，頗得上級賞識。然而，在對抗軍閥孫傳芳部時，因傷改派至武漢要塞。後陸續擔任河南省保安處營長、國民革命軍旅部參謀主任及中校團附。

民國二十六年，謝晉元擔任第八十八師二六二旅旅部參謀主任，兼第五二四團中校團附，該旅由四川萬縣移防至江蘇無錫。在對日抗戰全面展開前，謝晉元被調駐上海西郊真茹鎮。八十八師司令部設於四行倉庫，以防止日軍由上海來犯。

淞滬會戰 挫日軍三月亡華狂言

八月十三日，淞滬會戰爆發，國軍與日軍的實力相差懸殊。這場首次和日軍展開的大規模會戰，國軍已經重挫了日軍「三月亡華」的狂妄野心，卻仍須面臨不斷增援的日軍。淞滬戰事持續近七十五天後，國軍的高級將領開始考慮必須從上海抽離，避免主力部隊在單一戰役投入太多資源，被日軍全部殲滅。

謝晉元被賦予一項跟國軍生死存亡相關的重大任務。他在十月二十六日以團附身分，被調派到第八十八師二六二旅五二四團第一營擔任指揮官，率第一營死守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目的是絕對不能讓兵力上萬的日軍成功迫擊正在撤退的國軍。

四行倉庫是大陸、金城、中南、鹽務四銀行共有合用的貨倉，為兩幢六層樓的鋼筋水泥建築，矗立於蘇州河北岸，即西藏路與國慶路間，背向京滬與淞滬兩鐵路交會處，距離上海北站僅數千公尺，是扼守交通要衝的重要據點。謝晉元奉命死守四行倉庫，然而，他轄下的第一營其實只是由一個機槍連、一個迫擊砲連以及三個步兵連組成的部隊，兵力僅四百多人。



► 謝晉元及八百壯士。

掩護大軍轉進 死守四行倉庫

選擇四行倉庫做為據守地點的原因，其一是這棟建築擁有十分堅固的外牆，適合抵禦敵人的攻擊。其二，四行倉庫曾是八十八師司令部在淞滬會戰期間的駐紮地，存放不少彈藥與物資。其三，這座建築的東面與南面是列強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能夠提供一條撤退的安全路徑。

謝晉元接獲死守命令後，下令完善這座建築的防禦工事，他在這座建築的每個窗戶堆上沙包，並在頂樓架設機關槍。且下令轄下的四百多位士兵集中防禦這棟建築的西面與東面，

▶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抵抗日軍，掩護我大軍轉進。



也就是面向日軍占領區的方位，密切注意日軍的進攻。

十月二十七日清晨五點，日軍發現四行倉庫的駐軍，立即進攻，謝晉元也下令火力全開並擊退日軍。日軍在當天早上十點發起了第二次進攻，再遭擊退。

冒死送旗楊惠敏 舉世同欽女童軍

日軍對四行倉庫勢在必得，二十八日上午，死守四行倉庫的四百多名勇士，多次阻擋日軍進攻，攻防激烈，不少民眾隔蘇州河岸屏息觀戰，對於國軍英勇抗敵莫不歡欣鼓

舞，甚至趁夜晚戰事稍歇時，冒險傳遞糧食補給。還有一女童軍楊惠敏，冒著槍林彈雨，將國旗送入四行倉庫，鼓舞守軍的士氣，此一壯舉，經新聞媒體「路透社」報導後，傳遍全世界，讓國際社會了解中國抗戰的處境。

日軍於三十日凌晨發起猛烈攻擊。在鄰近四行倉庫的大樓頂上架設機槍及大砲，猛轟四行倉庫，然後兵分兩路猛烈進攻，但至當晚日軍仍無法拿下四行倉庫。謝晉元率部死守，僅陣亡十餘人、負傷三十餘人，卻擊斃數百名日軍。

至此，謝晉元已名震中外，國內外報紙、廣播紛紛報導四行倉庫保衛戰的情形。由於謝晉元最初為了壯大聲勢，在外國記者詢問兵力時，說出有八百人，於是四行倉庫守軍被媒體和民間譽為「八百壯士」。日軍則在廣播中表示，國軍的第八十八師是可惡至極的敵人。

日方施壓 孤軍羈留租界四年

謝晉元率四百多名勇士堅守四晝夜後，鑒於國軍的主力部隊已經安然從上海抽離，第八十八師司令部下達撤退命令，謝晉元才率該營撤退至蘇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

原先，在英國的協助下，謝晉元打算從租界繞道與國軍的主力部隊會合，繼續對日抗戰。但因日方揚言，若國軍進入租界，將進入租界追擊。英國迫於壓力，未信守承諾，待謝晉元

進入租界後，便解除國軍武裝，限制活動，監禁羈留於義大利兵營，由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至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一共四年又一個月。謝晉元被英國無限期扣押，不能赴戰場作戰，日益苦悶絕望，尤其聽聞國軍持續艱苦抗戰，謝晉元常常失眠，並於日記中寫下：

余竭盡心血，對內對外之艱苦支持，已至力竭聲嘶，使余有呼天不應，呼地不靈之痛。當余追憶幾年來經過時，不禁流淚。誠以幾年來之慘痛生活，何以用言語形容。

他受困於公共租界，雖然苦悶與絕望，仍然嚴謹地面對軍人的身分，要求轄下的四百多名官兵，每天必須整裝肅容地升旗，並在升旗後集體參與體能操練，一點也不因受困於租界而怠惰。

堅拒偽府招降 殞命追贈少將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政府，提出與日和談，結束抗戰。汪精衛也向謝晉元招降，以「陸軍總司令」官銜勸誘。謝晉元接到納降書後，憤怒地將此信撕碎說：

「我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以保國衛民為天職，余志已決，絕非任何甘言利誘所能動，休以狗彘不如之言來污我，你速去，休胡言。」

遺憾的是，謝晉元部隊因長期受困於公共租界，讓幾位士兵繼續抗日的信心動搖。民國

三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清晨，郝鼎誠、張國訓等四名士兵因點名遲到，遭到謝晉元面斥。待升旗完後集體進行體能操練時，郝兵以肚痛離隊，謝晉元趨前問狀，郝兵趁其不備，突以短刀猛刺其頭、腰要害，致使謝晉元當場殞命，年僅三十六歲。兇手隨即被捕，送租界法辦。至三十二年時，經審判行兇二人獲判無期徒刑。

蔣委員長聽聞噩耗後，痛心不已，在謝晉元過世後四日便下令通電表揚：

「：團長率領八百孤軍，堅守閘北，誓死盡職，守護我國旗與最後陣地而絕不撤退，其忠勇無畏之精神，已獲舉世之稱頌。其留駐孤軍營中，為時三載以上；歷受艱難，尚能堅韌不移，始終一致，保持我國民革命軍人獨立自強之人格。此種長期奮鬥，實較之前線官兵在砲火炸彈之下，浴血作戰，慷慨犧牲，尤為艱苦卓絕，難能而可貴。此次被刺殞命，顯為敵偽方面久已蓄意，收買暴徒，下此毒手！：謝團長不幸殞命，然其精神實永留人間而不朽。」

蔣委員長並追贈謝晉元為陸軍少將，表彰他能夠做為軍人典範的，寧死不屈的精神。

抗戰勝利後，中央政府收回所有租界，改上海膠州路為晉元路，將孤軍營開闢為晉元公園，將謝晉元遺骨移入園內，供後人憑弔。

（撰文／王瑋麟）

註：

五卅慘案：

馬關條約後，列強紛紛在中國各通商口岸設立工廠，其中以日本投資最多，待遇最苛刻。民國十四年二月，上海的日本棉紗廠工人抗議日方開除及毆打工人，發動罷工；五月中旬，日人槍殺該廠工人代表顧正紅。之後，學生舉行追悼會，遭租界巡捕房逮捕；五月三十日有三千多位學生在公共租界講演聲援工人，要求釋放被捕的學生，英巡捕竟向示威學生及群眾開槍，造成數十人死傷，是為「五卅慘案」。（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資源網，數典巷子內，五卅慘案。）

十三、空軍戰神 高志航



高志航（一九〇八年—一九三七年），空軍第四大隊大隊長，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在杭州笕橋中央航校上空，率空軍第四大隊十架戰機，迎戰日軍鹿屋空軍聯隊十八架九六式重轟炸機，以六比〇大勝，史稱「八一大捷」。

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十八架敵機轟炸周家口機場，高志航為避免停在機坪的飛機遭炸毀，不顧危險，登機堅持要移走飛機而壯烈成仁，他成仁前不懼敵機臨空的遺言：「身為中華民國空軍，怎麼能讓敵人的飛機飛在我們的頭上！」成了我國空軍捍衛國家領土的信念。

高志航，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生，原名銘九，從軍時改名子恆，投效中央政府空軍後，因有志飛航，再度改名志航。高志航是東北遼寧省通化縣人，出生於農家，為家

中長子，有七位兄弟姊妹，全家均信奉天主教。

赴法學習飛行 返國任驅逐隊長

高志航於十七歲在東北瀋陽中法中學畢業後，考入東北陸軍軍官學校砲兵科，民國十二年畢業。同年八月赴法國，進入莫拉諾高等航空學校學習飛行，由曾經參與歐戰的知名飛行家教導初級飛行；次年九月，他被指派進入伊斯特陸軍航空學校學習高級飛行，因成績優異，被派往法國空軍第二十三團，擔任少尉見習飛行員兩個月，由此奠定他畢生的空軍志業。

民國十六年元月，高志航學成歸國，返回瀋陽，加入東北唯一可以作戰的航隊「東北空軍飛鷹隊」，擔任少校隊員。受訓一年後，因功升任航隊少校中隊長。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突襲瀋陽，進攻北大營，當時外宿的高志航怎麼也沒料到，此事件後他再也無法返回航校。眼見時局動亂，是年十月，他轉赴南京受命為軍政部航空署第四隊少校飛行員，次年二月晉升中校。二十二年二月，進入中央航空學校第一期高級班，六月調任中央航空學校飛行教官；同年十二月又兼任該校暫編驅逐隊隊長。

光輝的八一四 笕橋空戰大捷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高志航調任第六隊隊長。由於他卓越的訓練佳績，次年被選派赴義大利考察空軍，在抗戰爆發前一年返抵國門，擔任空軍教導總隊的總隊附，並將家人悉數自東北接抵上海居住。十二月，高志航被調任聲名顯赫的第四大隊大隊長。期間他除了自美國購回大批新式飛機，組編為第一、二轟炸大隊和第九攻擊大隊外，另編第三、四、五驅逐部隊，並且提升訓練規格。

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軍在盧溝橋挑起戰火，次月，空軍第四大隊整裝待發，準備隨時駕駛新式的霍克戰機北上河北省保定或山西省太原，高志航也祕密獨自先升空視察敵情。八月十四日清晨，接到保衛杭州笕橋「中央政府航空學校」的命令，高志航率隊由河南省周家口進駐浙江省杭州。

當天杭州雲層密集，高志航為了掌握戰場的制空權，先於空中盤旋準備殲敵，果不其然，日軍的鹿屋空軍聯隊駕駛十八架九六式重轟炸機由臺灣飛抵笕橋上空，高志航即率領第四大隊直接俯衝迎戰，瞬間擊落兩架敵機，此舉大大鼓舞了第四大隊的整體作戰信心。

是役第四大隊共擊落敵機六架和擊傷敵機七架，以擊落數而言，我軍創造了六比〇的輝煌佳績，而總數則為十三架，創下我國空軍重創敵機的空戰紀錄，為了紀念此役，政府將八月十四日定為「八一四」空軍節。

負傷迫降再戰 苦思改良戰機

次日，日軍再度整編襲來，尤其為了擊潰高志航的機隊，將八八式爆擊式轟炸機、九四式俯衝式轟炸機，以及九六式重轟炸機等均派出，其中八八式轟炸機中途被第四大隊隊員擊落，而九四式轟炸機遭擊逃走，只剩下九六式重轟炸機仍在伺機攻擊。就在高志航斜側俯衝追擊敵人時，九六式重轟炸機冷不防地攻擊他的座機，射穿座艙，打中儀表板與汽缸，並穿透高志航的右臂，瞬間整架飛機失去動力，高志航以獨臂撐住操縱桿迫降，最終機毀人安。

高志航雖在此役受傷，但憑藉優越的駕駛技術和指揮，升任上校。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帶著未癒的傷勢返回南京，負責整體空防及改良霍克三式俯衝轟炸機。由於霍克三式轟炸機在速度上略遜日本九六式重轟炸機。高志航苦思如何提升速度，後來在戰備調整上，將霍克三式重新定位為防空用戰鬥機，在高層的允許下將下方備用的炸彈架、下油箱和整流罩拿掉，將速度向上提升三十英哩，並在十月十二日上午試飛，當高志航駕駛著改良式轟炸機率領其餘三架同型僚機才剛升空，便發現兩架日本水上偵察機，他迅速攔截敵機於江蘇省鎮江縣上空，將二架偵察機一併擊落，避免改良情報外洩。

以一敵六 擊落敵機一架

幾天後，警報聲突然大作，日機已過江蘇省江陰縣，準備空襲南京市，高志航根據速度研判，敵機為來自海上的驅逐機，而非自臺灣起飛的轟炸機，因此整裝待發要同袍一併試行改良式的霍克三式戰機。在面對三批九架驅逐機，高志航又於首戰得勝，並將敵機於棲霞山巔擊落，阻絕敵機進入南京上空。但出乎意料之外，敵機數量不止九架，而為兩大編隊一共十八架，敵機勢眾，高志航為掩護我軍，乃獨自衝入敵機陣營誘敵，將六架敵機帶開纏鬥。

高志航飛越長江上空，突然帶機俯衝，敵機其中三架也追逐俯衝。在貼近長江水面時，高志航利用改良戰機的優勢，向上爬高，速度遙遙領先，然而就在急速爬升之際，他舊疾復發，手臂劇痛與雙目昏花，但憑藉驚人的意志力，準備襲擊其中三架敵機，三架敵機只好閃避遁逃；另外三架中的兩架因回航油量不足而返航，最後一架被準確擊落。高志航在此役以一敵六，擊落敵機一架，並使敵機鎩羽而歸，最後他所駕駛的霍克三雖然油量不足降落，但在高志航優越的駕駛下，安然降落江蘇省溧水，完成偉大創舉。

蘭州接收新機 心懸南京戰情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底，高志航在恢復健康後，升任空軍驅逐司令兼空軍第四大隊大隊長，次月奉命赴蘭州接收蘇聯的新式軍機。他到達蘭州後，領著姜廣仁等精銳，日夜加緊訓練，以測試新式飛機的性能。蘇聯高價售出的驅逐機共有兩款，其一為雙翼的E—十五和單翼的E—十六，兩者性能均勝過霍克三與日本九六式，並配有兩挺機槍，唯獨降落的難度較高，會有觸陸彈跳離地的問題。高志航在接收時，便要求親自試飛，原先蘇聯人希望能先帶飛，以確保安全，但高志航不願被蘇聯人看扁，乃親自上E—十六單翼機試飛，最後順利降落，讓在場的蘇聯人由衷佩服。

儘管高志航奉命至甘肅省蘭州接收軍機，實際上上海戰情緊急，每天都有來自南京方面的急電，希望機隊能盡早回防南京。高志航待接收任務告一段落，便想盡早飛回南京，偏偏天候不佳，使得返途遙遙無期，他曾經幾次嘗試找路避開惡劣的天象，最終無功而返。然而，隨著戰事越加緊迫，高志航再也無法等待，率領隊員幾次嘗試起飛失敗後，仍然硬著頭皮冒險升空，但天候實在惡劣，十五架飛機升空後沒過多久，其中六架就脫隊失散，剩餘九架則迫降在陝西省安康縣。

敵機臨空轟炸 戰機未發成仁

由於淞滬會戰亟需空中戰力與偵察，在安康迫降後，高志航再度接到來自上級的催促急電，此時他再也按捺不住救國心切的熱血，到了十一月二十一日決定次晨起飛直奔南京，此行由西向東再往南，高志航與高層商量決定先飛至河南省洛陽加油，再直飛河南省周家口加油，最後直抵南京，然而至周家口時，天空不作美，南京下起豪大雨，航空委員會主任委員周至柔將軍覆電：「南京大雨，天氣惡劣，且勿來京。」結果此行一待又是六天。

十一月二十八日，天氣放晴，早飯過後高志航巡視機場，準備下午飛到南京，突然緊急警報大作，且十八架敵機已臨空轟炸，高志航為避免停在機場的飛機遭炸毀，率先上了飛機，軍械長馮幹卿趕緊盤車、機務長于覺生幫忙注油。此時部下姜廣仁大喊：「來不及了！」可是在冰天雪地中，飛機遲遲無法發動，最終高志航轉頭向一旁的馮幹卿、于覺生微笑說：「再試一次吧！」在第三次發動失敗後，天空已經布滿敵機，更將整個機場猛烈地轟炸成一片火海。當于覺生再次站起時，只見左機翼的後方曲臥著一團模糊血肉，高志航已壯志未酬身先死，臨死時雙手仍緊握操縱桿。

身為空軍 怎能讓敵機飛在我們頭上

高志航殉國時僅二十九歲，後由政府褒揚優卹。民國三十年，政府追授高志航為空軍少將，軍事委員會在漢口為高志航舉行追悼會，由蔣委員長親自主持，並獻花圈致哀。蔣委員長曾說：「中國寧願損失百架飛機，也不願失去一位高志航。」張學良將軍於民國八十二年七月手書「東北飛鷹、空軍戰魂」，緬懷老部下高志航。

高志航壯烈成仁前曾說：「身為中華民國空軍，怎麼能讓敵人的飛機飛在我們的頭上！」已成為我國空軍捍衛國家領土的中心信念。

（撰文／吳鵬基）

十四、打響抗戰第一槍 吉星文



吉星文（一九一〇年—一九五八年）。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爆發，日軍藉口一名士兵在軍事操演時失蹤，要求進入北平（今北京市）近郊的河北省宛平縣城搜索，遭駐守宛平縣的我二十九軍吉星文團長嚴詞拒絕，日軍遂出兵包圍宛平，占據戰略要地，吉星文組織「敢死隊」，將戰略要地一一收回，打響對日抗戰第一槍。

吉星文，字紹武，河南扶溝人，民國前二年二月出生，在他的成長過程中，國家內有軍閥混戰，外則面臨列強侵犯。身處這樣的時代，他從很小的時候就養成愛國的觀念，立志成為軍人，拯救中華民族於水深火熱中。

家人原本希望吉星文成為教師，中學畢業後，他讀縣立師範學校，因受到在軍中擔任營長的叔父吉鴻昌的影響，十五歲時投筆從戎，加入馮玉祥的國民革命軍第八混成旅為學兵，

▶ 吉星文使用的大刀
(林建榮／攝影) (大刀
由吉民立先生提供／版權
所有，請勿翻攝)



接受軍事教育訓練，因成績優異、術科精良，深得長官賞識，民國十四年二月升任排長，後累升至連長及營長。

迂迴奇襲 擊斃三百日軍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吉星文任陸軍第三十七師營長，與同師第一〇九旅旅長趙登禹、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及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在東北地區與華北地區交界處的河北省臨榆縣抵抗入侵的日軍。日軍當時占據中國東北，並對華北地區展現侵犯野心，於是出兵臨榆縣，企圖占據包括河北省喜峰口在內的重要軍事據點，做為進入華北的跳板。

張自忠與趙登禹負責率部隊正面迎擊日軍，吉星文率另外一支部隊繞到日軍戰線後方，趁其不備展開奇襲，擊斃日軍三百多人，繳獲日軍大小火炮二十餘門。由於表現優異，受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嘉許，晉升他為第三十七師二一九團上校團長，隨軍移駐北平近郊宛平縣城。

吉星文身材魁梧、聲音宏亮，每逢元旦平津地區閱兵時皆擔任總指揮，所率部隊均士氣高昂，步伐整齊，博得中外來賓讚許。吉星文於民國二十五年六月，申請進入為期一年的軍校高級教育班，過程中親聆蔣委員長訓教，深感振奮，並了解當時國家處境之艱難，決心為國效力。

組敢死隊 奪回盧溝橋陣地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吉星文由軍校教育班結業返防，奉命駐防宛平縣城。七月六日，日軍於盧溝橋附近演習，吉星文早有警惕，便令駐守城內的官兵完成備戰。七日夜晚，日軍藉口一名士兵在軍事操演時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索，吉星文嚴詞拒絕，並請示二十九軍軍部。

今據吉星文三子吉民立指出，當時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後來的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曾獲青天白日勳章，是吉民立的姨父）堅決要求駐軍團長吉星文：「盧溝橋可為爾等墳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失守。」吉星文回應說：「盧溝橋有戰死的吉星文，沒有逃跑的吉星文。」日軍被拒後，隨即由步兵一營附山砲四門及機關槍一連，由豐臺向盧溝橋進兵，包圍宛平縣城。

吉星文得到堅守宛平的命令後，隨即至金振中營部，召集連級以上幹部講話，分析形勢，同時宣布要組織敢死隊，奪回丟失的陣地。在吉星文的號召下，有三百人志願參加，後從中挑出一百五十人，分成五組，每人步槍一枝，手榴彈兩枚，由營附郭振威率領，乘夜色潛行，同時命機槍連占領兩側高地，掩護敢死隊的進攻。隨著信號一起，敢死隊隊員用手榴彈、大刀和刺刀，趁日軍不備，把數十名日軍全部消滅，奪回被攻占的盧溝橋陣地。吉星文隨即向上司報告：「昨夜犯我橋頭堡日軍，已被驅逐。」

七七事變 吉星文打響第一槍

此即七七事變，至七月十七日，軍事委



►吉星文團長在盧溝橋事變時，與日軍作戰受傷，他留下這張照片，上面親筆寫著：「七七抗戰在盧溝橋首先與日軍殊死戰，余在此處受傷，同各官長留影紀念。星文書」左四為吉星文，他頭上包著紗布，拄著拐杖。（吉民生先生提供／版權所有，請勿翻攝）

►吉星文團長（左三）於七七事變時作戰受傷，拄著拐杖在宛平縣城前留影，他在照片上親筆寫著：「七七神聖抗戰時留影，此為宛平縣之西門。」（吉民立先生提供／版權所有，請勿翻攝）





►吉星文團長（碑前白衣拄杖者）於七七事變時攝於「盧溝曉月碑」前，照片上他親筆寫著：「盧溝橋首先與日軍殊死戰，同各官長留影，此為盧溝橋畔。」（吉民立先生提供／版權所有，請勿翻攝）

員會蔣中正委員長在江西廬山發表《廬山談話》，八年抗戰就此展開，七七事變成為我國全面對日抗戰的起點，吉星文打響了抗戰第一槍。

吉星文自七七事變後率部堅守宛平縣陣地，直到七月二十九日奉命撤退，共堅守陣地二十餘日，期間他始終沒有離開陣地，指揮全團官兵守城。某日，各報記者到陣地採訪，碰巧日軍向陣地砲擊，一發砲彈落在吉星文身旁，記者們皆伏地掩避，吉星文頭、頸也被彈片擊中，卻毫無畏懼，十分鎮定，僅請護理兵協助包紮，談笑風生的向記者介紹戰況，並指揮作戰。

宿縣以寡擊眾 阻敵機械化部隊

七月底，第二十九軍由平津地區撤退，吉星文隨軍轉戰，九月升任第七十七軍三十七師一一〇旅

旅長。二十七年春，七十七軍經過增補，奉命開往安徽省宿縣集結，準備迎戰向安徽省蒙城北犯的日軍第九機械化師團。吉星文到達宿縣後，接獲命令向渦河急進，占領趙家集等陣地，以攔截日軍北上。但日軍已先占據部分陣地，吉星文為完成戰鬥任務，將全旅及配屬的一個團編成兩組，全部投入戰鬥。他率領其中一組進攻趙家集，不畏敵人強力的火網，反復衝殺，挫其銳氣，雖傷亡較大，卻阻止日軍機械化部隊快速北上，使江蘇徐州的國軍安然轉移。

宿縣一役，吉星文以一旅之眾，擊敗日軍板垣師團兩個聯隊，隨後軍事委員會頒發甲種一級勳章給吉星文，並於二十八年六月晉升他為一七九師少將師長。二十八年，吉星文參加鄂北會戰（湖北省簡稱「鄂」），後調任第七十七師少將師長。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春，吉星文奉命駐守湖北省襄陽、樊城一帶時，有感於國土遭到日軍戰火摧毀，曾自省：

「做為一個軍人，不能驅逐日軍，讓百姓陷於水深火熱，實在愧對祖國同胞。」

八二三砲戰 將星不幸殞落

吉星文在對日抗戰期間積極報效國家，率部隊英勇作戰。抗戰結束後，國共內戰再次於中國大地燃起，民國三十七年吉星文任七十七軍軍長時，在徐蚌會戰中負傷，後調至重慶的陸軍大學特八期將官班受訓。

三十八年九月，吉星文調任東南長官公署少將高參與國防部高級參謀，後奉命隨軍撤退至臺灣。在臺期間，先後受命擔任軍官戰鬥團團長、澎湖與金門防衛部副司令官。民國四十六年，入陸軍大學深造後，晉升陸軍中將，調赴金門任「金門防衛部」中將副司令官。

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共軍發動八二三砲戰，數小時內砲擊金門約五萬發砲彈，吉星文與另外兩位副司令官趙家驤中將、章傑少將均受到砲擊，趙家驤與章傑當場成仁，吉星文重傷，緊急送往坑道內的戰地醫院，由軍醫取出身上的彈片，當時傷勢穩定，醫生認為應無生命危險，後因傷口感染惡化，次日在金門過世，享年四十九歲。

吉星文本來可以避開此難的，他的么子吉民立於民國一〇四年受訪時表示，他父親吉星文在一次車禍中受傷，直到調任金防部副司令官都未澈底治療，有一次先總統蔣公視察金門得知，要求吉星文開刀治療。原已安排好臺灣本島醫院開刀，吉星文得知前線緊張，並未赴醫，八月十九日還捎來家書表示「前方一切安好，勿念」，並對幾個子女非常關心。沒想到四天後八二三砲戰時，吉星文被砲彈擊中重傷不治。吉民立的母親特別將八月二十四日的日曆保留下來，讓他們幾個兄弟姊妹永遠記得父親是在這天離開他們。

民國四十八年三月，總統蔣公明令褒揚在八二三砲戰中殉國的三位將領，並追贈吉星文為陸軍二級上將，入祀忠烈祠，以彰顯其忠烈。

（撰文／王瑋麟）

十五、空中勇士 陳懷民



陳懷民（一九一六年—一九三八年）在對日空戰中，以「不怕死」聞名，總是駕機深入日軍戰鬥機群或轟炸機群，直接攻擊，為此，在淞滬會戰中贏得「空中勇士」美名。後投入南京保衛戰、徐州會戰，擊落不少日本戰鬥機、轟炸機。武漢四二九空戰中，他遭日本五架戰機包圍，座機多處中彈起火，且身負重傷。但他放棄跳傘逃生，駕駛座機掉頭撞向日機，兩機在空中相撞解體爆炸，同歸於盡，陳懷民壯烈成仁。

陳懷民是中國近代史上知名的戰機飛行員，回顧抗戰爆發以來，日軍無論在武器與裝備上均勝過國軍，空軍方面更是如此。根據學者考證，抗戰爆發時，中國空軍僅有飛機三百一十四架，與日本陸軍與海軍航空隊共有兩千七百架相比，差距極大。加上中國航空工

業尚未發展，無法自行產製飛機零組件，中日間的空戰是完全不對等的「搏殺」。

我國空軍成立的時間相當晚，民國二十一年才在杭州笕橋設立中央政府航空學校，培育戰機飛行員。雖然戰機不多，但這批飛行員在笕橋空戰及南京空戰中，共擊落日本轟炸機二十餘架，且在空戰中發揮高昂士氣，常奮不顧身，駕機衝撞敵機，同歸於盡。他們的拚命奮戰及壯烈犧牲，樹立了空軍的「笕橋精神」，陳懷民就是其中一名為國犧牲的烈士。

富家子弟從軍 就讀笕橋航校

陳懷民本名陳天民，出身江蘇省鎮江縣的大戶人家，原籍山東。在他的成長過程中，幾乎從未體驗到窮困與飢餓。另外，陳懷民天賦聰敏，英姿煥發。儘管出身大戶人家，並未養成執褲氣息與驕縱奢侈。相反的，在父親愛國信念的薰陶下，他從小就了解到國人正身處時代危難，包括列強的步步進逼。

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時，十六歲的陳懷民目睹日本帝國為逞其野心，無理對我尋釁。為此，他未像其他有錢人家子弟一樣，為自身前途到國外留學或者學習經商，反而立志要「習武救國」，成為軍人，保衛國家免於列強的欺侮與侵犯。在父母的支持與鼓勵下，他加入中國空軍，次年進入杭州笕橋航空學校就讀。從航空學校第五期畢業時，陳懷民未滿

二十歲，成為年紀最小的飛行員，天天駕駛戰機翱翔天際，並且多次投入空戰。

衝入敵機群攻擊 人稱空中勇士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對日抗戰全面爆發，八月十三日，中日雙方於上海兵戎相見，引爆淞滬會戰。日軍派鹿屋及木更津海軍航空部隊飛機二百四十餘架，專門在淞滬一帶作戰，並利用大量戰鬥機、轟炸機在空中支援。我國空軍雖成軍甚晚，仍奮勇迎戰。

八月十四日，日本航空隊襲擊杭州，空軍在第四大隊高志航大隊長領導下，起飛迎擊，為開戰以來雙方空軍首次交戰，結果我空軍締造八一四空戰大捷，擊落敵機六架，其餘分隊陸續接敵，總計在十四日至十六日間，共擊落日機四十六架，為我空軍創下新頁，更振奮全國軍民的抗戰士氣。

該場戰役中，陳懷民及所屬的航空大隊被派往上海，力敵日本戰鬥機與轟炸機。在戰鬥中，陳懷民以「不怕死」聞名，他總是不顧危險，駕機直接衝進日軍戰鬥機群或轟炸機群，以一對多，展開攻擊。為此，他在淞滬會戰中贏得「空中勇士」的美名。

身受重創 堅持力戰抗敵

正因陳懷民不畏懼敵人，常深入敵軍編組，企圖衝散敵機，引起敵機注意，欲對他展開圍剿。同年九月十九日，陳懷民駕駛戰機與其他二十餘架同機隊戰機，迎戰來襲的三十架次日軍戰機。他在戰鬥中被四架日機包圍，座機中彈失控，不得已而迫降。結果傷到鼻梁，也弄瞎了一隻眼睛。

此傷害對於飛行員來說，無疑是飛行生涯的致命傷。但他並未因此放棄飛行員的使命，之後仍然堅持不懈地在空戰中力拚，隨後跟著大隊投入南京保衛戰、徐州會戰，擊落不少日本戰鬥機、轟炸機，誓言奪回空中優勢。

技巧膽識 保衛武漢重鎮

然而，當時我國的戰機在質量和數量上都差了日本一截，即使接受蘇聯支援，蘇聯也派遣志願飛行隊支援我國，並且提供戰機，但總體評估，在抗戰初期，我國空軍的實力仍然難以超越日軍。

陳懷民就和當時所有中國飛行員一樣，在接敵作戰時，無法仰仗戰機性能或數量上的優

勢，只能依靠飛行技巧、經驗及膽識搏鬥，且勇敢地在空戰中擊落一架又一架的日機，並不藉由實戰增進作戰技巧，累積作戰經驗。

民國二十七年，武漢會戰爆發，武漢不僅是平漢、粵漢兩鐵路的交會點，長江、漢水的水陸交通要衝，也是從南京撤守後，我國重要的政經文化中心，更重要的是該處為當時軍事委員會所在地。陳懷民及其所屬的航空大隊被調派到武漢防禦，多次隨大隊長毛瀛初飛到山東省台兒莊低空偵察，轟炸日軍交通線及營房。

機中彈人負傷 衝撞追擊日機

同年四月二十九日是日本天長節，日軍預計在這天對武漢進行大轟炸，破壞武漢的民生或軍用設施，摧毀我國以武漢做為長期抗戰中心的構想，及動搖對日抗戰的民心與士氣，以向日皇祝壽。

日機憑藉精良武器與設備，擬對武漢展開全面性空襲，甚至在轟炸機上載了幾名隨軍記者，囑咐全程拍攝對武漢轟炸的情況。

下午二時許，日軍出動約四十五架戰機來犯，包括十八架轟炸機與三十六架戰鬥機。我軍派出航空第三、第四、第五大隊及部分蘇聯空軍志願隊戰機迎戰，陳懷民也駕駛不久前由

蘇聯生產接回的戰機參戰。

陳懷民升空後直接飛進日機編組中間，並在短短五分鐘內擊落日機，引起其他日機注意，以五架戰機包圍他，陳懷民的座機多處中彈起火，他也身負重傷。此際，他了解到已無法在戰場上繼續作戰，於是他駕駛已經中彈著火的座機，加足馬力，向上翻轉一百八十度掉頭，撞向不斷從右上方追擊他的日軍二等航空兵高橋憲一的日機，兩架軍機在空中相撞解體爆炸，燃燒的飛機殘骸，拖著兩道黑煙，片片墜落長江之中。

四二九空戰中，我國空軍損失飛機十二架，擊落日機二十一架，這是八年抗戰最激烈的空戰。打碎了日軍向其天皇祝壽的美夢，我軍取得輝煌的空戰勝利。

樹立軍人典範 永為後世景仰

陳懷民壯烈犧牲時，年僅二十二歲，相當年輕。然而，他的犧牲已經向日軍與世界各國展現中國空軍不惜代價，死守家園與故土的精神。他的視死如歸，為後世軍人樹立了典範，值得後人永遠景仰與尊重。

事實上，陳懷民在四二九武漢空戰犧牲前，已做好隨時犧牲的打算。在他的日記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我常與日機在空中作戰。打仗就有犧牲，說不定哪一天，我的飛機被日機擊落，如果真的出現了那種事情，你們不要悲傷，也不要難過。我是為國家和廣大老百姓而死，死得有價值。如果我犧牲了，切望父母節哀，也希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繼續投身抗日，直到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

陳懷民殉國後，政府追贈他為中尉，同年六月五日，武漢各屆為犧牲的四名空戰英雄舉行追悼大會，蔣委員長親至會場致祭悼念，並安慰家屬。武漢政府應各界要求，將日租界中一條街道以陳懷民命名，陳懷民那股置死生於度外的精神，正如蔣委員長在祭文中所示：

「為國不為己，永懷於萬古雲霄。」

（撰文／王瑋麟）

